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2025年·第2期·总期: 174 + S\$5.00



## 方百成

### 用行动诠释文化传承与守护

- ◆ 在南洋的坚守与回望——画家项永昌
- ◆ 南洋大学的专任建筑师：黄庆祥
- ◆ 春来草自青——贺兰宁专访
- ◆ 夫妻双双把家还——写陈有才蔡瑞芳夫妇
- ◆ 学霸美琪·林陈美仪——我国的先驱妇科医生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Tel: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mailto:admin@sfcca.sg)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众所周知，文化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传承优秀文化、重视文化建设，不但可以打造优雅社会、增强国家认同、塑造文明范式，还可以培育顶尖人才、推动科技进步、巩固经济实力。

故此，本刊就以弘扬华族文化、形塑文化景观为己任，努力记录、宣传、发掘和探讨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的人和事，试图以绵薄之力，填补这方面的缺失与空白。

本期，我们就向大家介绍几位视文化坚守和传承为己任的文化人。

“这位谦和的文化人，不仅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文化传承与守护？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方百成：用行动诠释文化传承与守护》一文这般评价受访者在“宗乡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

“在八十年代末，曾是新加坡濒危剧种的邦沙旺，近年已经转换为一个能见度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和怀揣梦想、肩负文化传承责任感、具备卓越创造力、风华正茂的三位人物有关……”《马来三剑客致力于保护“邦沙旺”》如此肯定守护传统文化的异族翘楚。

“看着两个人的身影，不禁让我想起黄梅戏《天仙配》中著名的插曲《夫妻双双把家还》，那种志趣相投、相依相伴、从事推广和传承文化艺术的形象，令人难忘。”《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妙喻陈有才、蔡瑞芳夫妻二人的文化坚守。

《春来草自青》一文中的贺兰宁，则从西方的地理学转到东方的佛学、文学、中医学，并取得多个涉及华族文化的研究生学位。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而在《在南洋的坚守与回望》中，画家项永昌的文化传承，则是对传统山水画的“传移摹写”。作者认为：临摹是一个印证过程。通过心手相印之术，能够建立起不同时代画家在艺术实践上的跨时空沟通。

文化的传承，是塑造文化景观的基石，是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文化的传承，是一场接力赛，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手相印”。正如《炒一锅跌宕的岁月》中三代人心手相传的“炒饭”，他们炒出的，是一锅极富人间烟火气的至爱温情和充满顽强生命力的人文情怀。

2025年·第2期·总期：174

###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吴绍均

###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 ■总编辑■

谭瑞荣

### ■副主编■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何秀菱

###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40/01/2025

### ■出版■

2025年4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炒一锅跌宕的岁月 尤今
- p 7 艺术长廊 在南洋的坚守与回望 赵宏  
—— 画家项永昌
- 12 文坛掠影 春来草自青 齐亚蓉  
—— 贺兰宁专访
- 16 宗乡文化 方百成：用行动诠释文化遗产与守护 章秋燕
- 20 余音缭绕 夫妻双双把家还 郭永秀  
—— 写陈有才蔡瑞芳夫妇
- p 24 吾乡吾厝 南洋大学的专任建筑师：黄庆祥 陈煜
- p 28 坡上人家 留在记忆中的波东巴西 陈春花





p.7 艺术长廊



p.12 文坛掠影



p.20 余音缭绕

- p 30** 总会专递 **思维激荡聚槟城 共绘宗乡新蓝图** 谭瑞荣  
—— 宗乡总会第十八届理事会集思营纪实
- p 34** 星洲回眸 **学霸美琪·林陈美仪** 刘家明  
—— 我国的先驱妇科医生
- p 37** 学海拾珠 **旧时代广帮总坟的“墓联”用词和特点** 庾潍诚
- p 40** **华文书刊关键信息双语化刍议** 张森林
- p 42** 旧貌新颜 **万国的侠骨仁心：让特需群体实现生命价值** 李国樑
- p 48** 异族翘楚 **马来三剑客致力于保护“邦沙旺”** 蔡曙鹏
- p 54** 文化百科 **独树一帜的新加坡篆刻艺术** 陈咏峻
- p 58** 仿佛风 **一/起** 王妍柔
- p 59** **到黑夜里** 王吟可 **毯子** 李欣颐
- p 60** **啤酒** 郑琬霖 **长大** 郭晓斌
- p 61** **山脚下的回忆** 黄亮霓 **初遇** 王崇宇
- p 62** 本土文学 **这颗心** 石家祥  
—— 献给狮城六十年

## 炒一锅

## 跌宕的岁月



文·尤今

## 彩虹炒饭

父亲是天生的饕餮。

他常常说：“穷有穷的吃法，富有富的吃法；最重要的是，不能亏待自己的味蕾。鲍鱼诚可贵，咸鱼也不赖；鱼翅有鱼翅的好滋味，粉丝也有粉丝的好味道，细细咀嚼，各有千秋啊！”

把这样的“饮食哲学”贯穿到现实生活里，就算是稀松平常的食材，他也能烹调出醇浓的美味；就算是处在贫穷的犄角旮旯里，他也能把日子弄得“活色生香”。

在经济拮据的时期，熬炼猪油是父亲的看家本领。他从菜市里拎回一大块沉甸甸、白晃晃的肥猪肉，先以磨刀石把刀磨利，然后，在砧板上把偌大的肥肉细细切丁。那个时期，我正沉迷于阅读《水浒传》，而每回看父亲专心一志地切这块大得好像一片天空的肥肉，我便会联想起《水浒传》原著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好打抱不平的鲁智深为了替被郑屠（绰号“镇关西”）强骗欺压的金翠莲出口恶气，故意找茬儿，要猪肉店的老板郑屠把10斤瘦肉、10斤肥肉和10斤寸金软骨剁成丁。起初，郑屠一一照做，然而，后来，他知道鲁智深是故意上门找麻烦的，故而火冒三丈地抄起杀猪刀来，鲁智深趁机把切好的肥瘦两包肉丁砸在了郑屠脸上，惨白与艳红的肉丁霎时漫天飞舞，两人就此大打出手……我之所以会联想起《水浒传》这个情节，纯粹是因为我觉得父亲细切肥肉的手势非常利落，和专业的肉店老板郑屠相较，毫不逊色。不过，这样的联想，实在太无厘头了，也……呃，有欠敬意，因此，我是半个字也不敢

向父亲提起的。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斗胆提起，兴许秉性幽默的父亲也不会生气，反而会称赞我读《水浒传》读出如此兴味，孺子可教呢，哈哈！

熬炼猪油，是一项非常考验耐性的工作。父亲把切成丁的肥膘放入厚底黑锅里，用小火慢慢加热，当脂肪逐渐融化时，会“滋滋滋”地释放出一种宛如音乐般的声响。父亲就站在热气熏人的大锅前，不时用勺子轻轻搅拌，借以防止肥膘粘锅或焦化。当锅里浮起一粒粒色泽金黄而颗粒饱满的猪油渣时，父亲便赶紧关火，将猪油渣滤出，再把晶莹透亮的猪油盛到容器中。

接着，便是做那令我们引颈期盼的猪油炒饭了。

父亲从冰箱里取出隔夜饭，弄松，在油锅里加入猪油，把蒜泥爆香，倒入饭粒、倒入蛋沫，只见铲子飞舞，大锅震动，铿锵有声。厨房满是蓬勃的生机，丰富而质朴的香气四处游走，未成曲调先有情哪！最后，父亲浇上生抽、撒上青葱和猪油渣，炒饭立马便泛起了一种非常温暖的色彩。

父亲功夫了得，每一颗炒就的米粒都裹上了酥香的蛋沫，粒粒分明，谁也不挨谁，好个赏心悦目的“金包银”啊！用的是猪油，然而，炒好的饭却润滑而不油腻。猪油炒饭真正的主角是猪油渣，酥酥脆脆的猪油渣在嘴里嘎嘣乱响油脂四溢，简直就是叫人魂飞魄散的享受啊！

猪油炒饭固然好吃，然而，经常吃，却会导致身体摄入过多的热量，不利于健康。可我们都太喜欢吃了，所以，睿智的母亲便想方设法给炒

饭换个面貌。在家里经济捉襟见肘的时期，未能给炒饭配搭奢华的食材，善于变通的母亲便从瓜果蔬菜中寻找灵感，像玉米啦、红萝卜啦、豆角啦、包菜啦、长豆啦、橄榄菜啦、梅菜干啦，等等等等，都是她常用的食材。她不用猪油，选择的是价格廉宜而味道浓郁的花生油。

如果说父亲的炒饭像是大江大海，具有波澜壮阔的香气；母亲的炒饭呢，则像是小河小溪，它的香气是含蓄内蕴的。

我最喜欢母亲做的“三菇炒饭”——蘑菇、冬菇、杏鲍菇炒在一起，再加入切成颗粒状的红萝卜、豆角和玉米，黑色、褐色、米色、红色、绿色、黄色，诸种食材糅合在一起，有着彩虹般的斑斓，大家径自称它为“彩虹炒饭”。

彩虹炒饭松软清香，唇齿之间鼓噪着菇类丝丝缕缕的鲜味和瓜果菜蔬的甜味，吃在嘴里，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好滋味，好似潺潺地流进嘴巴里的，是不染尘垢的清泉。有的时候，母亲只用鸡蛋和咸鱼为食材，在炒好的米饭上撒上炸脆的小葱。大口大口地吃着时，偶尔吃到煎得咸咸香香、酥酥脆脆的咸鱼，味蕾总响起“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吃了一碗，又添一碗，从舌尖到胃囊，满满的都是欢喜。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圆圆的双眸总溢出满足的笑意。

在我们的整个成长历程里，炒饭就是我们生活里最大的慰藉。廉价的美食，是贫瘠生活里的釉彩，只要懂得变通，生活依旧天天绽放亮光。

对我而言，平凡的炒饭是无可取代的，因为里面掺和了幸福的滋味。

家的味道。

## “墨汁”炒饭

有一个时期，我家的炒饭，蒙上了让人不忍回顾的黑色素。

黑色的炒饭？

没错，黑得就像是用墨汁炒成的。

当时，新加坡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份子，在1964年7月21日，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举行回教徒游行，触发了极端可怕的种族冲突。

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998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第49章“种族暴乱”中，李光耀先生对这历史事件有详细的忆述：

当晚10点半我在电台发表广播时，根据警方的报告，叙述了暴乱如何开始：“大约下午五

点过后，2万5000名回教徒组成的游行队伍经过加冷煤气厂，这里是华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当时联邦警察后备队（从马来半岛调来）的一名队员，要求一群掉队的人回到队里去，这群人不但听从他的要求，反而对他拳打脚踢，接着便发生一连串骚乱事件，更多的人变得无法无天，殴打路人和无辜的旁观者，骚乱行动迅速蔓延到整个芽笼区。到晚上七点半，市区也发生骚乱了。”我吁请民众恢复理智：“此时此刻，什么原因、什么人造成这种局面，已是枝节问题，一切迹象显示这起突发事件事先有人在幕后组织和策划，目的是要使它变成可怕的种族冲突……然而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制止这种愚蠢行为……谣言和报复、反击的狂言，只能引起群情激动。”可是，种族情绪已经被挑动起来了，暴力事件四处发生，歪曲或夸张的消息很快便从口头传开去，全岛各地的马来人开始杀害华人，华人则进行反击，结果总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尸体在殓尸房点算时，马来受害者跟华人一样多，原来私会党党徒介入，保护华人并进行报复，那是因为他们受到马来军团和以马来人为主的联邦警察后备队员的严厉对待。暴乱行动断断续续地一连发生了几天，这期间，每天只有短时间解除戒严，好让居民到巴刹买东西，戒严一直延续到8月2日才取消。

在草木皆兵的戒严期间，父母在家里囤积了好些白米、罐头和食油。受食材的限制，母亲为炒饭注入了新的“内容”——五花八门的罐头诸如午餐肉、冬菇肉酱、豆豉鲮鱼、沙丁鱼、笋尖、红烧排骨、红烧猪脚、红烧扣肉、五香肉丁、香焖花生等等等等，都成了炒饭的好搭档。然而，坦白说，在当时那个杀气腾腾、风声鹤唳的环境里，大家都活得像惊弓之鸟，谁还有心思和胃口呢？吃饭，变成了例行公事，仅仅为了果腹而已。当阴森森的夜晚降临时，我们不敢开灯，怕引起暴徒注意；用餐时，只捻亮手电筒，一圈微弱的光模模糊糊地照在隐晦的炒饭上，看起来黑不溜秋的，隐隐约约好像是用墨汁炒就的。很多时候，心事重重的父亲只略略吃上几口便搁箸了。入寝之前，担心理智泯灭的暴徒会破门而入，一家大小将“阿Q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大家合力将沙发和桌椅搬去挡住大门。每一根衰弱的神经都犹如干燥的海绵分分秒秒地吸收着恐惧，即连窗口透进来的月光，也是白惨惨的，黏在身上，寒嗖嗖的，怪不舒服的。

心事像个尖尖的凿子，把父亲的睡眠戳出了千疮百孔。他在黑黢黢的屋子里踱着方步，沉重的叹息声跌碎一地。除了担心时局的动荡外，他心里还挂着一桶沉甸甸的水——他生意上的一名好伙伴老高，在第一天发生种族骚乱时便失踪了。只是，在父亲牵肠挂肚、忧心如焚的这一刻，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遍体鳞伤的老高已经躺在冷冰冰的殓尸房里了。

事后，同在公司里任职的堂哥谭国新探悉，老高当天是在回返芽笼士乃的住家时，被同村的马来人从电单车上拖下来，活生生地用乱棍打死的。

父亲知道消息后，眼缠红丝，几天几夜，不言不语，被内心翻江倒海的痛苦凌迟着。

骚乱平息后，罐头炒饭便从我的家里销声匿迹了，大家都不愿、不肯再吃，因为里面埋藏着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黑色的炒饭、黑色的历史。

## 珠宝饭

我的三个孩子，是在国泰民安的太平时代里诞生的。

父母的喜好，常常在孩子的味蕾上留下永恒不灭的烙印。在我孩子的成长岁月里，家里也常常飘荡着炒饭的香气。

他们百吃不厌，我当然也就百做不累啦！

我的炒饭，用料多，工序繁。首先，把饭煮好，放进冰箱。次日取出，弄松，再准备其他食材。将蒸熟的螃蟹剥壳剔肉，把鲜虾、叉烧、火腿细细地切成丁，胡萝卜切丝、长豆切粒、小葱切片、玉米剥粒。热油起锅，爆香小葱，倒入蛋沫，加入白饭，饭粒和蛋沫均匀捣和，最重要的是，米粒和米粒各自为政，谁也不粘谁。接着，渐次加入其他食材，不断地翻炒。最后，撒入生抽、胡椒粉、鱼露和少许糖，再以青葱点缀，便大功告成了。

捧上桌的炒饭，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抽象画，红白黄绿褐，美不胜收，我称它为“珠宝饭”。

热闹丰腴的“珠宝饭”百味纷呈，润而不腻的米饭透着鸡蛋淡淡的香，各种食材相互交织而又各施其才，犹如各种乐器和谐地碰击在一起而奏出的交响乐，圆融和美。

孩子们“哇哇”连声地大快朵颐，看到他们气吞山河的样子，就算再辛苦，我也甘之如飴。

“珠宝饭”在我家还负有特别的“使命”。

有时，孩子考到好成绩，会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

“妈妈，晚餐我可以吃珠宝饭吗？”

我急匆匆地外出选购新鲜食材，喜滋滋地炒出一大锅“珠宝饭”，能以此为孩子小小地庆贺一番，我心中涌出无边的满足。

有时，孩子们会放大自己的忧和愁，一无是用地钻牛角尖。这时，我也会炒“珠宝饭”来为他们驱赶那条盘踞于内心的毒蛇。有一回，就读小六的女儿和好友闹翻了，回家后眼泪吧嗒吧嗒地掉。晚餐时看到桌上的“珠宝饭”，尽管双眸还肿胀着，嘴角却已欣然翘起。大口大口地吃着时，居然问我：“妈妈，为什么炒饭里没有螃蟹肉？”嘿嘿，明明在疗伤，居然还能发现我偷工减料！

在孩子“外在的我”（四肢和身体）与“内在的我”（心和脑）拼命茁长的时期，我总想方设法让他们从味蕾到胃囊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家的温暖、爱的温度。

各自成家立业后，孩子们既传承了我的食谱，也发展出自家新颖的食谱。

有一天，女儿说：“妈妈，我要给您做顿珠宝饭。”

我暗忖，“珠宝饭”工序繁琐，而这天又是她的工作日，她如何抽空来做呢？然而，我知道，成长后的孩子，不爱母亲叨絮，所以，我没有问，只待坐享其成。

晚上，她端上桌来的“珠宝饭”，让我双眸立马变成了霓虹灯。盘子里放着的，是纯白色的米饭、墨黑色的海苔，金黄色的海胆、橘红色的鱼子酱，色泽斑斓啊！

女儿笑嘻嘻地说：“妈妈，这是简易版的珠宝饭。”说着，嘱我用海苔把米饭、海胆和鱼子酱一起卷起来吃。

薄薄的海苔脆而香、蕴含甜味的米饭将鱼子酱饱满的鲜味激发了出来，细腻柔滑的海胆浓缩了整个海洋的精华，那种层次丰富的好滋味啊，使每一口都变成了奢华的享受。

女儿说：“妈妈，海胆和鱼子酱都是你最爱的，我买了好多，您尽量吃吧！”

“珠宝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当年，我以它来娇宠孩子；现在，它拐了一个弯，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面貌来宠溺我。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文图 · 赵宏

# 论

及新加坡的艺术，出现概率最高的词汇恐怕是“南洋风”。最早从张汝器 (Tchang Ju Chi, 1904-1942) 开始，到1952年刘抗、钟泗宾、陈文希、陈宗瑞四位名家赴巴厘岛写生创作之行后，南洋风情的绘画就像一阵暖风，吹袭到新加坡艺术界的每一个角落——用中国的或者是西洋的技法，描绘在地的风土人情，表现赤道地区热烈的光线与鲜艳的色彩。这种激情席卷至今，一直受到追捧。

然而却有一位画家别有追求，始终恪守着中国书画的正统血脉与源流——以宋元笔意，摹古拟古，就像当年在上海的吴湖帆 (1894-1968)，对西方绘画，或者改良的现代水墨画，完全不予理会，一心沉浸于旷古的法度——这个人就是项永昌 (1937-)，一代“骨骼精奇”的艺术大侠，一个与众不同、性情至真的逆旅行者，就连名片也是从右向左写，遵从华夏古风。

## 项氏一族今古传奇

项永昌祖籍浙江绍兴 (今上虞市) 东关镇，1951年离家赴香港，复于1971年举家迁来新加坡。某次在他的个人展览上，有知名书法家出于好意，称项永昌是明朝宁波天籁阁主，中国古往今来第一收藏大家项子京 (项元汴，1524-1590) 的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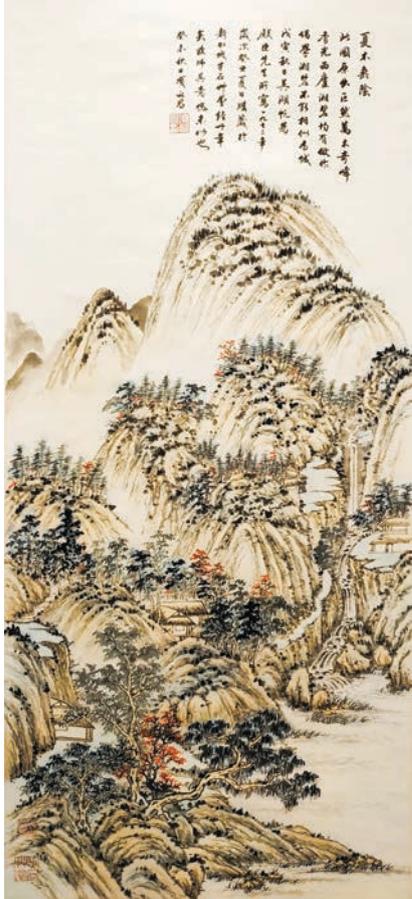
项永昌只是微笑，不做解释，此君子之道也，看破不说破，不令人当面难堪。其实，这里面有两重错误：

其一，宁波没有天籁阁，有的是天一阁，系明嘉靖时已经退休的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收藏大量珍贵图书典籍，达七万余卷，号称天下第一。项子京家资富饶，差不多于同时代在嘉兴建天籁阁，收藏古今图画，一时无两，其所藏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如今是大英博物馆之东方珍宝，只是偶尔展出。天籁二字出自项子京一架古琴上的题款。

其二，项永昌族裔之绍兴项氏与项子京无关，反倒是划定楚河汉界的大英雄项羽的后代，

# 在南洋的坚守与回望 画家项永昌





《临董其昌夏木垂荫图》水墨立轴  
50X117cm (1976)



《临沈周庐山高图》水墨立轴  
98X194cm (2008)



《临王蒙雅宜山斋图》水墨立轴  
51X117cm (2016)

出萧山项氏一脉。项氏源出有二，一为姬姓，是周天子一族，有项国，其地在今河南项城一带（曾经复辟帝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家乡）；另一出为半姓，楚国王族后裔，春秋时于项城建国，遂以国名为姓。项永昌不是项子京后人，但却承袭了项子京的艺术精神。

项子京之收藏对中国书画的历史发展影响可谓巨矣。对后世影响甚远的明代松江画派领袖董其昌（1555-1636）和他有忘年之交，是中国古代美术承前启后之重要人物，书、画皆有大成，其在《仿倪雲林山水》自题中写到：“四十年前，嘉禾项子京家藏名画，余尝索观殆尽。”在文字和影像技术不十分先进的古代，收藏家的著述和图录几乎就等同于美术史，是画家成长的重要指引。

在记录中国美术创作精华方面，自明朝以降，除了项子京，大致有清康熙时礼部侍郎、南书房行走、浙江余姚人高士奇著《江村销夏录》；乾隆时期张照、纪昀等著《石渠宝笈》；同时期安岐著《墨缘汇观》（据说安岐家资巨富，世为盐商，居天津，一说为朝鲜人）；光绪时，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精于中国文物书画研究，在华近60年，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字，著《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和《艺术综览》，又与“洪宪瓷”督窑官郭世五合编《项子京》一书；至民国时，陈师曾写《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界才有了与西方体例近似的美术史著作。

后来研究中国书画而名冠世界者，当属另一位美国人——高居翰博士（James Cahill，1926-2014），编《图说中国绘画史》。该书1958年出版，经艺术史学者、瑞典人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推荐，一直是西方最受欢迎的简明中国绘画史，中国学界亦时常引述。

最后一位，对中国美术在西方世界传播有过重要影响的，当属王季千（王己迁，C.C. Wang，1907-2003），与项永昌过从甚密。王季迁是苏州人，早年师从吴湖帆，画以清代“四王”为宗，尤精鉴赏，“其收藏之富，为华人魁首，在海内外皆有极大的影响。”<sup>[1]</sup>，一说没有他就没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顶级书画藏品。项永昌是王季迁后辈，但同属江



《临郭熙早春图》水墨立轴 108X188cm (2016)



《蒲山棘刺图》水墨册页 50X34cm (1986)



《醉卧松下石》水墨册页 48X37cm (1998)

南雅士，其在裕廊西家中的客厅，至今悬挂着王季迁山水手迹。1965年王季迁返港会友，项永昌陪同授业恩师彭袭明（1908-2002）、知名篆刻家赵鹤琴（1894-1971）、海派名画家万一鹏、画家及文物鉴赏大家张碧寒（1909-1995）、张大千关门女弟子王旦旦（1949-）等人一起饮宴接风，足见亲密无间。

### 遇名师定一生方向

项永昌14岁来到香港，初在叔叔的工厂作学徒，该公司为香港启德机场提供机械维修服务。后项永昌进入学校读书，专攻塑料模具的注塑专业，这也为他日后在新加坡开创事业打下技术基础。彼时彭袭明住新界，项永昌住九龙，每逢星期天，彭袭明亲自登门授课，并顺带照顾其他学生。项永昌当时只是一名年轻的技工，月薪约1400元，却甘愿每月付出学费200元学画，一心向往艺术，不同于很多沦陷于香港这座纸醉金迷、花花世界的常人。

彭袭明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移居香港后任职中国书院艺术系，艺术造诣非凡。张大千与之相识于四川青城山，曾盛赞其“文章高一

世，画笔高一世。不信三百年间有此人”<sup>[2]</sup>。项永昌追忆老师彭袭明：心性平淡，不染凡尘，绝少交际，无意名利，一生未娶；从不公开展出作品，亦很少署名，但见过他手笔的人无不赞叹，大有李可染当年盛赞“国有颜回而不知，深以为耻”的画家黄秋园之古风。

彭袭明的外叔祖父狄楚青（1873-1941）是上海著名收藏家，彭袭明在其府上第一次观赏到元代画家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真迹，神往不能自己，由此决定一生的艺术方向。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项永昌会秉持恩师之志，全心遁入宋元之精神了。

《青卞隐居图》描绘画家王蒙（?-1385）的家乡吴兴（今浙江湖州）卞山高峻巍峨的气势，着重渲染山深林密的幽寂气氛。其“峰峦曲折盘桓，重叠峥嵘，气势雄奇秀拔。山间林木茂密，山径迂回，飞瀑高悬直注。山脚下有客曳杖而行，山坳深处茅庐数间，堂内一人抱膝倚床而坐。有一老者策杖、踏着轻松缓慢的步伐，正在兴致勃勃地领略山林逸趣。密树深溪处一山麓水口，宽阔的河道上横卧山石和漫长的渚洲，在水中时隐时现。”<sup>[3]</sup>

《青卞隐居图》是王蒙传世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明清时期的沈周、董其昌和石涛等大家，乃至中国现代山水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项永昌心中自然也是一座丰碑。1969年他初次目睹此图，后小心翼翼、精心临摹，颇具神采。至于王蒙的其他作品，项永昌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所临之作，几可乱真。至于其他名家，如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号大痴），项永昌亦是下了极大的功夫，潘受先生曾在项永昌临《陡壑密林图》上欣然题款“是能得大痴神理者”。

### 以画会友 结交天下名士

刘海粟、潘受生前都为项永昌的画展、画集题写过名款，自1966年第一次在香港参加画展，项永昌在数十年间多次举办画展，展示临摹宋元古画的成绩，作品总量不下几百幅。本地名家陈人浩（Chen Jen Hao, 1908-1976）曾任法国巴黎美术研究院研究员，并任教席于中国上海美专，南来后任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校长。他对项永昌的评价是“绍兴历来为文人产地，山明水秀，乃孕育人才之温床。项君永昌，长于斯土，无乃受其山川灵气之余绪，生来天资聪慧”，“潜心研习，不数年而绘事大进，笔法苍劲，水墨简厚，意境疏旷，殊为难得”<sup>[4]</sup>。

曾与林文庆、李绍茂等共同发起成立新加坡中国学会，并任南洋孔教会会长的王梅痴先生也曾盛赞项永昌“有君子风，日与丹青为伍。正当盛年，赋有独特天才，非古人所能掩者也”，“潜心六法，孜孜不倦，艺乃大进，独工水墨山水。辋川著画学秘诀有曰‘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至哉斯言。项先生瓣香倪瓒道济，作品除人物外，各体具精，尤擅于其画中融合云林清湘于一炉。笔意潇洒，气韵简远。”<sup>[5]</sup>

项永昌以临摹宋元古画在本地享有盛名，常与陈文希、施香沱等人交往，亦曾是虚白斋主人刘作筹先生座上宾。虚白斋与袖海楼、香雪庄、江夏堂合称新加坡四大私人收藏。刘作筹晚年将全部藏品赠予香港，虚白斋亦是香港三大中国书画收藏之一，其余两家分别是“至乐楼”及“北山堂”。

2024年12月初，项永昌举办个人画展，袖海楼第二代主人杨应群在致辞时也专门提到他

父亲杨启霖早年与项永昌交往甚密。其他如新加坡先驱艺术家刘抗，更是经常携夫人至项永昌家中饮宴。项太太王丽心生于香港，善持家，会裱画，也烧得一手好菜。黄君璧（与溥心畲、张大千共称渡海三家）、董寿平、谢稚柳、关山月、黎雄才、林墉等海内外大家都曾光顾项家雅聚。特别是被学界盛誉为与季羨林齐名的“南饶北季”之岭南饶宗颐先生。他自1968年到1973年间在新加坡大学任教，与项永昌的老师彭衮明相熟，自然对项永昌关照有加。项永昌也经常在休息日驾车探望，并不时以家宴招待，成就一段佳话。

### 牛石草堂有精神

有人误以为项永昌作品多系临摹，意义不大，亦或有泥古不化之嫌，以至于贬低他的艺术成就，这是十分浅薄的。中国画历史悠久，讲究意境与神韵，注重“传移摹写”，提倡形为下、神为上，底层思想逻辑来源于黄老哲学。临摹是一个印证过程，通过心手相印之术，建立起不同时代画家在艺术实践上的跨时空沟通。

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优秀的画家都是从临摹古人或者同时代伟大画家的作品开始的，“师古人、师造化、师心源”即其要诀。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明确阐述：“师古人”是向古代大师和经典作品看齐，通过临摹，了解笔法、构图和意境等基本问题；“师造化”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和力量，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山川河流、翎毛走兽以及人间万物，提升感悟与艺术表现力；“师心源”是提醒画家要听从内心的真实情感，强调发自内心的个性化创作，是最高境界。画家此时已不再为眼前的现实世界限制，所绘尽是内心，咏物言志，推己及人。

中国画的可贵之处是其独立于西方艺术体系的审美与哲学认知，山水精神是其中要义。山水画不仅是视觉艺术，更是文人与画家的内心归宿。自魏晋南北朝开始，隐逸思想在文人群体中兴起，画家多以山水为寄托，强调遁世、避俗、观照等精神体验，山水画的镜像绝非客观真实的物象再现。西方有风景画，是基于科学观察的绘画，但中国的山水画从来就不是真实的风景，是精神世界。因此，西方艺术

倡导的写生、素描等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画，亦不能相提并论。五四以后西学渐进，林风眠、徐悲鸿、吴冠中等深受西方艺术传统影响，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画进行大胆改造，但质疑之声一直如影相随，不绝于耳，李可染亦因画上被人发现铅笔素描痕迹而受批评界诟病。

中国画的山水精神是诗意与哲思的交汇，承载道家、儒家、佛教（禅宗）思想。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士人之居，必于山水”；明董其昌提出“平淡天真”；五代荆浩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者也”。画家以道法自然的笔墨精神，静观万物的生命体验，以超然的闲适，感悟生命的外化与世俗伦理，即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一言以蔽之：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艺术的魅力在于其独特性，在于背后特定文化系统的强力支撑。没有文化属性的艺术一定是无根的艺术，是飘摇不定，来路不明的。清人郑板桥写过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项永昌有一印自署“牛石草堂”，一是纪念故乡，二是用以明志——以牛的韧性与执着，以石头的坚定与顽强，以小草的谦卑与平凡，续写中国画的正道与精神。

#### 注释：

- [1] 手望Sowarm, 《没有他, 就没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的顶级中国字画》, <https://zhuanlan.zhihu.com/p/69718154>.
- [2] 张大千, 《昭旷无尘——彭袭明绘画》,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2005.
- [3] 佚名, 《元代王蒙〈青卞隐居图〉》, 中国当代艺术网, 2020年9月12日.
- [4] 陈人浩, 《项永昌山水画展·序》, 1973年.
- [5] 王梅痴, 《项永昌山水画展·序》, 1983年.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 James Hong, an Ink Painter Who is Devoted to The Spirit of The Ancients

When it comes to Singapore art, the term that appears the most often is probably “Nanyang style”. Starting with Tchang Ju Chi (1904-1942) and following the sketching trip taken by Liu Kang, Cheong Soo Pieng, Chen Wen Hsi and Chen Chong Swee to Bali in 1952, Nanyang-style paintings served as a nerve signal, transmitting to every corner of the Singaporean art scene-utilising Chinese or Western techniques to depict local subjects and express the scenery and vibrant colours of the equatorial region. This passion has persisted to this day and has been sought after. However, there is a painter who has a different pursuit and always adheres to the orthodox bloodline and cultural sour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e imitates the ancient masters applying the style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e completely ignores Western paintings or modern ink paintings tha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West. He is immersed in the ancient rules.

James Hong (1937- ), a painter and a unique traveller who pursues ancient trends. Even his name card is written from right to left, following the order of ancient China. Liu Haisu and Pan Shou both wrote titles for Hong's exhibitions and painting albums at one time. Since his first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in 1966, Hong has held many exhibition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o showcase his achievements in replicating ancient paintings from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total number of his works is no less than hundreds. The famous local artist Chen Jen Hao (1908-1976) was a researcher at the Paris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France and a professor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China. After moving to Singapore, he became the principal of Dunman High School. He remarked James Hong as a genius painter.

James Hong is well-known locally for replicating ancient paintings. He often interacts with Chen Wen Hsi, See Hiang To and others, and was once a guest of honour of Low Chuck Tiew, the owner of the Xubaizhai collection. Xubaizhai, Xiuhailou, Xiangxuezhuan and Jiangxiatang are recognised as the four major private art collections in Singapore. Since Low Chuck Tiew donated his collection to Hong Kong in his later years, Xubaizhai collecti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llection in Hong Kong. In early December 2024, Hong held a solo exhibition. In the opening speech delivered by Yeo Eng Koon, the second-generation owner of Xiuhailou collection, he specifically mentioned that his father had close contact with James Hong whom he remembered clearly. Others, such as Singapore's pioneer artist Liu Kang, often brought his wife to Hong's home for dinners. Mrs Hong was born in Hong Kong and is particularly skilled in ink painting mounting and cooking. With his art, Hong befriended many famous art masters of modern China, particularly Mr Jao Tsung-I, who was onc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rom 1968 to 1973. He was familiar with Hong's teacher, Peng Ximing, and held Hong in high regard. Hong often drove to visit on his days off and entertained him with family dinners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became a cherished story and memory.

Peopl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China's ink art may mistakenly think that Hong's paintings, which replicate ancient artworks, are not meaningful or that he is stuck in the past, thereby belittling his artistic achievements. The fact is that Chinese painting is a unique inheritance system that emphasises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charm, focuses on “copying and imitation” and advocates that form and presentation are of lesser importance while spirit is paramount. To replicate is a verification process that establishes cross-temporal and spati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inters and artistic practices of different eras,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k painting.

The most valuable aspect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is its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which are independent of the Western art system. Therefore, the methods of sketching and drawing advocated by Western art are not applicable to Chinese ink painting, nor are they comparable. 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culture advanced progressively in China, Lin Fengmian, Xu Beihong, Li Keran, Wu Guanzhong and others, who were once train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art tradition, boldly transformed and reformed Chinese painting at different times. However, doubt and even criticism have always existed until now. The charm of art lies in its uniqueness and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specific cultural system behind it. Without cultural attributes, art is rootless, unstable and has no place to turn to.

# 春来草自青 贺兰宁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孩童岁月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祖籍广东潮安的陈逸士在新婚不久即远赴南洋讨生活。他最先落脚的地方，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的马六甲。读过几年私塾的逸士在这座古城开了间杂货店，赚来的钱几乎全都寄了回去。七八年之后，妻子携儿子前来团聚。1945年9月7日，他们的次子出世，逸士为他取名鸿能。

鸿能四岁那年（1949年），逸士一家离开马六甲南下新加坡，他们租住在芽笼19巷的一间锌板屋里。一房半厅的窄小空间里，鸿能的大弟、妹妹及小弟相继出世。此时的逸士兼任多家小店的记账员，妻子在料理家务的同时，也替人洗衣帮补家用。

1953年1月，年满7周岁的鸿能被父母送入位于芽笼14巷的快乐学校。之所以入读该校，除了离家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间由舞女出资创办的华校免缴学费、免费供应课本及作业簿、免费为学生提供茶水。

入学后的鸿能已成为妈妈的好帮手：每天早上七点钟，他会去咖啡店收集店员的脏衣服回来给妈妈洗，傍晚五点再把洗干净的衣服送回给店员。

小学三年级时，鸿能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打零工：星期一至五，他去附近的香铺店帮忙卷香柱；星期六和星期天，他则成为一名流动小贩助手，帮流动面摊招揽生意。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鸿能的生长发育较为缓慢，但他的学业成

绩一向优良，深得华文老师林瑞凤及图工老师陈致申的疼爱。

小六那年（1958年），《新加坡快乐学校十周年纪念特刊》出版，鸿能临摹的大楷、自书的小楷及手绘的图画皆入选。

## 青少年时期

1959年，鸿能考入德明政府华文中学（今德明政府中学前身），入读中一丙班。中三分班时，他进入理科班（中三甲班），修读生物、物理、化学、高数等科目。

自中一开始，鸿能即跟喜爱华文创作的南子（本名李元本）同窗共读并成为好友。受其影响，鸿能在中三时也开始投稿《学生周报》，他的处女作《花》发表于1961年6月2日，后来收入他的散文集《山水有情》。以此为起点，文学创作之路在他的脚下伸延。

这一时期，鸿能开始接触台湾现代诗人余光中、洛夫、痖弦等人的作品，并在中四那年（1962年）开始了诗歌创作。

另一对他产生间接影响的，是南子的恩师君绍（本名王俊杰）。在本地文坛颇具盛名的君绍购有大量图书，内容涵盖文艺、音乐、宗教、园艺、历史等方面，这些图书是他的宝藏，也是学生们的精神食粮。每逢学校假期，鸿能会跟随南子一同前往君绍家，他们在那里读书、聊天、吃红毛丹，离开的时候，鸿能总会借一本书拿回家来读。

1962年，鸿能参加中四会考后升入德明高级中学，入读高一乙班。年中考试时，他的各科成绩皆获高分，但由于家境贫困，他不得不中途退学。1963年9月2日，鸿能获聘前往加冷政府华文小学任教。

这一年，他先后创作了十余首诗作，这些诗作尽数发表于《学生周刊》及《民报》文艺版，后来尽皆收入他的首部诗集《天朗》。

两年后，鸿能以私人考生的名义参加了当年的高中会考。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前往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接受部分时间培训，三年后（1967年），获取教育文凭的鸿能继续留在加冷华小任教，直至1972年入读南洋大学。

## 步入新华文坛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鸿能跟一群热表现代

诗歌创作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每逢星期天，这群怀揣文学梦的青年便雅集于后来被称“新华文坛上现代文学的开山作家兼诗人”——陈瑞献家，大家谈文论道，畅所欲言。这群同道中，除了鸿能最早结识的南子以及陈瑞献之外，还有梁明广、文恺、流川、英培安、谢清、吴伟才、沈璧浩、孟仲季、莫邪、夏芷芳（陈瑞献妹妹）、零点零（本名颜学渊）、蓁蓁共计15人。后来，他们中的几个人共同注册了一个出版社——五月出版社，准备整理出版自己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诗文。

此时的鸿能开始以贺兰宁作为自己的常用笔名。“贺兰”二字取自岳飞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中的名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宁”为鸿能昵称“能”之谐音。

1968年，贺兰宁的首部诗集《天朗》由五月出版社出版。该诗集收录了他自1962至1968年间创作的35首诗作。

1970年，牧羚奴（陈瑞献）、林方、南子、完颜藉（梁明广）、贺兰宁、文恺、流川、谢清、吴伟才、沈璧浩、孟仲季、莫邪、夏芷芳、零点零、蓁蓁等15人的诗歌合集《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由五月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的封面设计为陈瑞献，贺兰宁担任编务。

自此，步入文坛的贺兰宁跟这群志同道合者，共同投身于推动本地现代派华文运动之中。

## 入读南洋大学

1972年，已为人夫的贺兰宁入读南洋大学地理系，修读计量地理学。

这一时期，贺兰宁除了继续诗歌及散文创作，他还写了大量有关地理知识文章，以本名陈鸿能发表于《南洋商报》“青年知识”版。

1975年，他主编了南洋大学地理学会的《地理集刊》第八期。同年，他担任南洋大学学生会会刊《号角》创刊号编委。这年年底，他获取南洋大学文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升级为人父的贺兰宁先后被教育部派往实理中学、德新中学及永康中学任教。

1978年，他获教育部奖学金，前往格拉斯哥大学乔丹儿教育学院学习用英文教地理。次年6月回国后，他被调派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地理组，负责编写中学地理教材。1984年5月15日，他跟周粲同时皈依常凯师傅。皈依后的他被调往

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佛学组担任编写员，跟好友南子成为同事。1989年，他被调派海星中学担任地理及华文教师，至2000年退休。

## 文坛多面手

1978年12月21日，南子、谢清、流川、文恺、喀秋莎等五人倡议并申请注册了本地第一个现代诗歌社团——五月诗社，贺兰宁成为最早加入该社团的成员之一。

1983年，贺兰宁的第二部诗集《音乐喷泉》在“五月诗社文丛”计划下出版。该诗集收录了他创作于1968至1982年间的29首诗作。1987年，他的第三部诗集《石帝》由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该诗集收录了他创作于1984至1986年间的8首诗作。

1984年5月，由贺兰宁创刊的《五月诗刊》（半年刊）出版发行，他担任该刊物执行编辑至1998年。

这一时期，他还加入了作家协会并担任理事。1988至1993年间，他担任该协会属下半年刊《学文》的执行编辑。

1985年，由贺兰宁担任编务的儿童诗集《童诗45》出版，收录了他及刘含芝、辛白、谢清、文恺等五人的45首童诗。

1989及1990年，贺兰宁编辑的《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三国诗选》及《幸福出售——新加坡微型小说选》相继出版。

2002年，贺兰宁的第四部诗集《花调》出版，该诗集收录了他自1968至1999年创作的近百首诗作，这些诗作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

## 文学与医学的碰撞

除了以写诗为主旋律的文学创作，另一令贺兰宁欲罢不能的为岐黄之术（中医医术）。

早在1981年，贺兰宁即报读了新加坡中医学院部分时间中医课程，三年后，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师，次年成为新加坡中医学院的一名兼职讲师。1989年，他获中国广州中医学院医学硕士学位。1996年，他获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学博士学位。

他曾任新加坡中华医学会会长、新加坡专科医院院长、新加坡中医学院高级讲师等职。现如今，身兼数职（新加坡中华医学会荣誉会长、新加坡中华医院肠胃科顾问、新加坡中医研究院高级讲师）的他每逢星期六还在中华医学会附属医院坐诊。而最为令人称道的，是他行医不忘文艺。这些年来，在潜心研习中医医术及授课、行医的同时，他还主编了《新加坡中医杂志》（两期）、《医学集刊》《国际中医》（三期）等中医学刊物。2001年，他着手选编“新加坡医学丛刊”，至2024年，该医学丛刊共计出版四辑共20册。其中包括他自己执笔的《新加坡中医先驱人物与医药事业发展》（2001年出版）、《华人与新加坡中医医学》（2007年出版）及《脾肾同治》（2024出版年）等。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致敬中医界第一战神傅青主，他特地耗时一年多创作了180余行的长诗——《侠医行》，这组收录于《音乐喷泉》的长诗于1983年4月12日发表于《联合早报》“星云”版，堪称新马现代诗的精品之一。



贺兰宁部分作品

## 学到老写到老

2000年退休之后，堪称新加坡现代文学先行者之一的贺兰宁报读南京大学新加坡中文硕士班，三年后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佛教在新加坡的建构与文化整合》。应高级学位课程的需求，他开启了对新华文学的研究，加之读书偶得，前后累积文论十余篇。

2016年，他的文论集《春来草自青》出版。除了他自己的十余篇文论，也收录了他人的十篇评论，评论对象自然为贺兰宁本人。

2018年，年逾古稀的贺兰宁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新加坡华文现代诗风格论》。

除了诗歌、散文及文论，他也尝试过小说创作。2023年2月，他的小说集《陌上阳光》出版，收录了他创作于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6篇微型小说及14篇短篇小说。

2023年5月，他的散文集《山水有情》出版，内容包括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创作的43篇抒情性散文及9篇议论性散文。

2024年，他的博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相继出版。

南子在为贺兰宁的文论集《春来草自青》所



做序文中写道：草是一种生机蓬勃的植物，其生长的势态非他力所能抑压。期待这位中医学界的诗人、诗人中的中医师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后记

开始撰写《文坛掠影》至今，贺兰宁的大名不断在我的耳边响起，这个颇具诗意的名号亦不断出现在我的笔下，他也因此进入我的采访名单。曾期盼着哪天跟他不期而遇，顺便敲定采访日期，但这样的机会终是没能等到。

不得不通过电话联系之时，才发现原来他的手机号码已在我的通讯录里。忘了何时向何人讨要来的，刻意求证自是不必，但谢谢二字必须大声讲出来，即使对方也像我一样完全忘了这件事。

电话中的贺兰宁答应得很是爽快，让我有一种意气相投之感，亦徒增几份底气。

那个阴晴不定的午后，我们初次谋面于他家厅堂，四个多小时倏忽而过，他的过往岁月在我的眼前音符般跳跃，我知道我很快

就会把它们抓在手里。极富条理性是他的一大特点（比如所有发表过的文章都按时间顺序剪贴整理在一起，打开剪贴簿仿若走入时光隧道），这一特点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回到家细读他赠送的几本书，无论散文还是文论，包括他自己做的序与跋，无不流淌着浓浓的诗意，令人回味无穷。

他的诗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每一首都值得一读再读。从不对任何受访者妄加评论的我忍不住稍稍夸赞一下，目的是希望他在平衡中医学跟文学之时，稍稍向文学创作领域倾斜那么一点点。

他没有年轻时的照片，一张都没有，近照也只有半身照。我帮他拍了张全身照，他执意穿上他的白大褂——文学、医学双博士形象立体而鲜明。两大领域于他而言皆处于上升期，未来可期。祝福他！



# 方百成

用行动诠释文化传承与守护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当** 我得知即将采访方百成这位宗乡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时，焦虑感顿时袭来。我开始胡思乱想，脑海里充满了各种疑问：如果我问错了问题怎么办？如果我无法与他建立联系怎么办？肩上的责任让我倍感压力，一度甚至想推掉这次采访。然而，内心深处的不甘和对这难得机会的渴望，又让我无法轻易放弃。

在宗乡总会见到方百成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完全是杞人忧天。他亲切随和的态度瞬间驱散了我之前所有的担忧。更让我惊喜的是，他不仅平易近人，还幽默风趣。这位文化大咖的光环背后，展现出一种令人倍感温暖与亲近的魅力。

## 良师诱导 激发浓厚兴趣

方百成1951年出生于金門烈屿后头村。1957年，他随母亲和姐姐一起移居新加坡，与父亲方庆忠团聚。方庆忠年轻时靠经营载客小电船维持生计，同时对南音和多种乐器颇有造诣，精通

唢呐、笛子、琵琶和二胡等乐器。家庭安顿下来后，方百成于次年进入河水山的一所乡村小学就读一年级。他勤奋好学，深受老师和校长的器重。由于住家离校较远，第二年他转学至福建会馆创办的崇福女子学校。这所学校位于当时闽帮权力中心天福宫旁，是20世纪初闽帮推动本地女子教育的重要举措，具里程碑意义。该校于1949年首次接收男生入学。

由于小时候对篮球特别热爱，小学毕业后，方百成选择就读以拥有五个篮球场闻名，坐落在金炎路的中正中学分校。求学期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一的华文老师陈漫贞。陈老师的授课方式新颖，她经常挑选带有对白的文章，让学生们在课堂上以广播剧的形式演绎。有一次，她甚至利用人脉带领一群学生到广播电台录音，计划对外播出。虽然录音最终未能成行，却激发了方百成对广播剧的浓厚兴趣，也促使他后来加入新加坡电台的儿童剧社。



## 年少时光 生活多姿多彩

1965年，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中学二年级的他报考新加坡电台第三广播网的儿童剧社，并以优异的表现成功被录取。儿童剧社在60-70年代是一个非常具朝气活力的文艺团体，由符和琳召集，程茂德担任导师长达11年。那个年代，儿童剧社深深地影响了莘莘学子，丰富了他们的人生。在剧社内，方百成得到程茂德老师在音乐、歌唱、戏剧、舞蹈、广播等方面的表演指导。1966年底，儿童剧社推出第一个舞台演出“儿童话剧之夜”，并在当时拥有九百多个位置的维多利亚剧院公演五场。该演出是由三个儿童剧组成：《借雨伞》《热水瓶打破了》及《儿童节前后》。方百成当时参与了《儿童节前后》的演出，登上了大舞台。演出门票一推出时，全都被抢购一空，可谓盛况空前。后来电台决定把演出节目里的剧目《儿童节前后》《借雨伞》等拍成电视剧，让没能买到票的观众也有

欣赏的机会。

“那是一个疯狂的青少年年代，剧社发展到后来也加入了演唱、舞蹈、口琴、钢琴和话剧等不同形式的综合性表演。我们最高纪录的演出场次是23场，那是1971年儿童剧社离开电台后，4月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的《年青人的晚会—让青春更加美丽》。另外，我们上课的地方最初几年在电台，后来扩大到程茂德社长住处，以及他岳父在加东阿德路（Arthur Road）的一排旧矮屋。每一个舞台演出，我们都全情投入，观众们也热情支持，才能让剧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青少年时光的确是多姿多彩，这当中也让我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 中正总校 奠定坚实基础

完成四年的中学生涯，方百成转入位于加东月眠路的中正中学总校继续高中学业。中正总校历来是一所文学艺术气氛浓郁的学校。除了文学活动，它在表演艺术如戏剧活动、音乐活动都成绩可观。从194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在新马戏剧界及学生戏剧运动中更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所充满文化气息的校园里，方百成有幸遇到许多良师益友，他们以独特的教学风格和真挚的关怀，对他的学习与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当时有一名地理老师颜绿（lù），他能从新加坡这个小红点开始，画出一幅非常标准的世界图，着实令我佩服。另一名让我十分敬重的是我的华文老师刘世朝，他就是一口潮州腔华语，一派名士作风的南洋名诗人刘思。他不仅和蔼可亲、没有架子，还极具才情，能用方言朗诵古诗词。他的课堂犹如古代夫子在杏坛讲学，充满古典气息，特别是他讲解中国文学、诗词歌赋时，那种韵味更是引人入胜。”

才思敏捷的方百成，对文学与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与天赋。在中正总校求学期间，他的文学才能很快引起了师长们的关注。老师们不仅发现他在文字表达上的出色能力，也欣赏他对文学创作的热忱与独到见解。在师长的鼓励与提拔下，方百成被委任为校内文艺刊物《湖声》的主编之一。这一职务不仅是对他个人才华的认可，也是对他责任感与领导能力的高度信任。作为主编之一，方百成积极参与校刊的选稿、编辑与策划工

作，不仅丰富了刊物的内容，还为校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过程中，方百成进一步磨砺了自己的文字功底与艺术眼光，同时也培养了团队合作与项目管理的能力。这段经历不仅是他求学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更奠定了他日后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发展的坚实基础。

## 职场社团 重视文化活动

离开校园后，方百成迈入了职场，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广播和艺术的热爱。为了兼顾自己的兴趣与工作，他选择了一种近乎双线作战的生活方式。每天清晨，天未亮他便起身，匆匆赶到电台播报新闻，用清晰而坚定的声音将最新资讯传递给听众。播报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迅速赶往贸易行投入一天的工作。在这个节奏紧凑的行业中，他需要处理繁杂的事务、洽谈业务以及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尽管贸易行的工作与广播看似毫无关联，但他总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面对，力求在每一个角色中都做到最好。这种两头奔忙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方百成却从未觉得疲惫。对他来说，广播是他心灵的栖息地，而职场则是他人生的磨练场。

从1980年代开始，方百成便热心投身于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各项活动，并逐步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与领导能力。1980年，当时担任新加坡方氏总会会长的方水金，亲自带着总务方汝奎邀请方百成加入方氏总会。1981年，方百成的父亲去世，在方氏总会会员的协助下，葬礼顺利完成。这段经历深深打动了方百成，让他意识到自己也应该为华人社群做出贡献。随后，方百成积极领导青年团并成立儿童文化艺术与语言学习班，他也邀请了八个艺术团体和会馆连续举办了六届“四月集锦”文娱晚会，引发了各会馆纷纷重视文化活动，掀起会馆开办文化活动之潮。

80年代中，方百成协助方氏总会邀请多个宗乡团体代表，于1984年12月2日召开“新加坡宗乡会馆研讨会”，共同探讨宗乡会馆的存续问题，此举在华社引发广泛回响。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1985年12月注册成立，首任会长为已故金门籍银行家黄祖耀。在他的带领下，众多金门后裔积极加入宗乡总会并担任要职，其中包括方百成。他起初受邀担任文化组秘书，随后成为宗乡总会的核心成员，为其发展贡献多年，目前仍在宗乡总会担任理事



1968年，六幕儿童教育世界名剧《表》（图源：新加坡儿童剧社成立43周年纪念特辑网页版）



1988年为新加坡爱乐音乐会主办的《爱乐之夜》排练（右二为方百成）



方百成在1993年春到河畔活动上发言



职务。由于方百成多年来为华社推动文化表现突出，2010年受宗乡总会推荐，于同年8月在国庆期间获颁公共服务奖章（PBM）。

## 传承文化 方式生动多元

1987年，时任崇福校友会会长及福建会馆艺术团副团长的方百成，意识到英语已成为教育体系的主要媒介，华文华语的传承面临断层危机。为此，他便邀请施曼华、以及刚从英国基尔贺音乐戏剧学院毕业的黄树平和曾任电台广播员的黄秀玲一起商榷。最后，他们决定从幼儿着手，培养幼儿对华文的兴趣，减少对华语的抗拒。同年9月13日，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创办了以培训语言能力为主的儿童演艺班，宗旨并非培养戏剧演员，而是通过戏剧的方式，为孩子们营造轻松学习华文华语的环境。当开班授课的消息在报章上刊登后，出乎意料之外，报名人数远超过课程名额，结果需要通过面试来遴选学生。创办至今，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除了儿童演艺班，



方百成（后排右一）参与宗乡总会筹备阶段（图为部分筹备小组成员合影）



2025年“春到河畔”，方百成（后排中）向中国云南红河州蒙自市歌舞剧院旗下的演艺团队“风从云南来”表演团颁发纪念品（图源：姚耀光）

也积极开发更多元的课程。文化艺术团目前开办的课程主要分成才艺培训和语文学习。才艺培训分为亲子班、儿童美术、书画、广播、演说和娃娃班等。语文学习则包括面向幼儿的乐乐华语班、学前认读班、中小学写作班、中学阅读与理解等。在传承母语方面，方百成与施曼华等人以深远的影响和开创性的贡献，为幼儿华文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新的方向。

另外，方百成在领导福建会馆文化组期间，不仅举办福建文化节，加强本地闽属会馆之间的紧密联系，还发起创办中小学及大专文学奖，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并提升他们的写作水平。他通过管理天福宫，将宗教与民俗相结合，每年举办多项文艺及传统文化活动。自2005年起，他也主催出版了一系列福建会馆文化丛书，为本地福建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福建会馆为了进一步推广传统华族文化与艺术，并为文化艺术爱好者提供更多可获得认证文凭的课程和渠道，于2014年成立了福建会馆文

化学院。这项宏大工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方百成，他当时担任文化学院指导委员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文化学院开设了从幼稚园、青少年课外活动中心到成人及银发族的人文课程，惠及各年龄层的学习者。学院收生也没有籍贯甚至是种族的限制，体现了包容与开放的精神。此外，学院还紧密结合主流学校课程，开办语文、演艺、书画、写作等课程，为正规教育提供有力补充，进一步推广华族语言文化。目前，学院也开设福建会话班，让学习者在掌握日常社交对话的同时，深入了解福建人文历史。尽管年事已高，方百成仍然活跃在推动文化发展的第一线，现任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的执行董事。他以热忱和坚持，积极参与拓展学院的发展方向，致力于传承和弘扬华族文化。他的敬业精神和不懈努力，不仅激励了身边的同事，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 春到河畔 常年亲力亲为

自1987年起，我国每逢春节都会举办盛大的“春到河畔”庆祝活动。这项活动是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新加坡旅游局和人民协会联合主办。“春到河畔”可谓是一场富有本地独特华族文化气息的春节盛宴，逐渐成为本地人和游客庆祝农历新年不可或缺的传统节庆活动。每年的活动现场都张灯结彩，布置着颇有巧思的大型花灯组，每组花灯都蕴含深意，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另外，现场也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游戏、本地和国际团体的精彩表演等，为访客带来全方位的节日体验。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标志性的节庆活动背后的灵魂人物正是方百成。他不仅是活动的主要组织与策划者，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至今仍亲力亲为，积极参与活动的筹备与推进工作，为这项传统节庆活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这些成就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与付出，我一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成。我只是为传承华族文化尽了一份微不足道的心力而已。”

这位谦和的文化人，不仅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文化传承与守护，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文化的薪火相传，离不开每一代人的热忱与坚守。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夫妻双双把家还

## 写陈有才蔡瑞芳夫妇



文图·郭永秀

### 出

版第一本音乐评论集《余韵》以后，我发现我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本地的声乐艺术与华乐演奏这两大块，对小时候一直很喜爱的戏曲艺术却有所忽略。所以在10多年前我开始注意起本地的地方戏曲。因为自己是潮州人，潮州戏是从小听到大的剧种，当然第一个要关注的就是潮曲和潮剧。

2018年我从职场上退休，与早年在国家剧场中西混合乐团一起合作过的团员发起组织了银河民族乐团。我们只能借地方排练，流浪了三、四年以后，终于在2020年获得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的支持，成为其属下的文娱演出单位，改称为“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从此有了比较固定的排练场所。乐团成立以后，主要从事华乐的推广和演奏。但考虑到醉花林本是潮州人的俱乐部，乐团也应该为潮州文化尽一点力，所以我就发起成立醉花林潮乐小组，由乐团中对潮乐有兴趣的人组成。但潮乐和华乐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乐

种，需要专人指导。那应该请谁来指导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有才。

团员中不乏潮州人，加上一些非潮籍但对潮州音乐有兴趣者，就组成了一个10多人的潮乐小组。每次的音乐会，除了大组的华乐演奏以外，潮乐小组都会演奏一两首潮乐。团员演奏华乐的基本功都很不错，演奏起潮州音乐来并不算太难，难的是怎样把握潮乐的韵味。

### 从方言节目中学习潮乐

陈有才于1959年在新加坡出世，小时候妈妈在家里缝衣服补贴家用，总是开着丽的呼声。当时丽的呼声有很多方言节目，比如讲潮州话的黄正经、讲福建话的王道、讲广东话的李大傻等，都以他们的方言“讲古”吸引了大批听众。还有许多潮剧、广东粤剧、福建高甲戏等，他就在这些地方戏曲和乐曲声中长大。爸爸工余喜欢买一些黑胶唱片来听。6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著名

的潮剧唱片如《火烧临江楼》《苏六娘》《陈三五娘》《告亲夫》《白兔记》《王茂生进酒》《闹开封》等，他都耳熟能详。

当有地方酬谢神明，请一些戏班来演戏的时候，有才就跟着家人去看戏。但是人家一般是在台前看戏，他却喜欢到舞台的两侧，观看那些演奏员演奏乐器，特别是打击乐。说起来有才与潮剧其实是颇有渊源的，他的曾祖父曾经是中国潮汕地区六大戏班之一的老玉梨香班主。改革开放后，潮汕六大戏班合并成为广东潮剧院一团、二团及三团。

上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经常会有戏班演戏。当时著名的潮剧团有老赛桃源、金鹰、织云、老三正顺、老一枝香等。人们唯一的娱乐就是看街戏。有才父亲参加的潮州金砂陈氏同乡会，每年农历3月23日妈祖诞辰的时候也会请一些潮剧清唱班来唱“纸影戏”。“纸影戏”本来是指木偶戏，潮州木偶戏有很多种：一种是以牵线拉动的；一种是以铁枝控制的；一种是用手放在木偶里面来控制的。木偶戏需要一帮人在旁边清唱，以代替木偶发声。但是这些木偶后来慢慢被淘汰、简化，只剩下清唱的部分，仍然叫做“纸影戏”。有才小时候就经常出现在这些戏班和纸影戏帮旁，耳濡目染，自然对这些地方戏曲产生莫大的兴趣。

## 录音学习潮乐“弦诗”并记谱

有才最初参加了儒乐社，跟着一群老老师一起学习潮乐，后来跟清唱班班主许如泉学习基本司鼓手法，也跟老前辈许荣夫学习提胡基本的演奏方法。

小时候，有才念立化小学，然后进入立化中学。中学有华乐队，但需自购乐器，他没有钱买二胡，无法参加华乐队。进入华中初级学院，因为学校有提供乐器，所以有才就参加了当时由易有伍指挥的华乐团。乐团弹拨乐的指导是李粉德。有才跟易有伍老师学习二胡，老师经常批评二胡拉不好声音会变得很“肮脏”，要求大家音准奏好一点，声音放干净一点。这个“肮脏”的概念，给了有才很大的冲击和启发，使他铭记一生。

有才在国民服役时，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参观陶融儒乐社，看到在演奏的都是年长者，他们拉出来的音乐很有韵味。他便经常带着卡式录音机去录音，在家聆听记谱，再去的时候，便询问这些音乐的曲名。他就以这个方式学会了许多潮乐“弦诗”名字。由于以前的乐师不会看简谱，伴奏潮剧时是将整部戏的音乐死记下来。有才把许多潮乐以简谱记录起来，方便后人能跟着简谱学习和演奏。当时在本地把潮剧乐谱记录下来，记得最多的就是他和杨秀钦。

后来有才加入了陶融儒乐社，跟曾昭仪老师学习提胡。起初，他在乐队里因为害怕出错不敢大声拉。曾老师就告诉他：“你必须敢拉，拉得太小声，我们听不到怎么指导你呢？”当年他是陶融儒乐社最小的社员，年仅19岁。

## 掌握多种潮乐器施展才华

陈有才曾任新加坡戏曲学院院长、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艺术管理系系主任。现任聚艺艺术中心主席、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院长、新加坡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新加坡揭阳会馆潮乐团音乐顾问、新加坡银河民族乐团潮乐指导老师。



陈有才（左）、蔡瑞芳（右）与黄细细老师（中）



陈有才（左二）、蔡瑞芳（左四）与汕头潮剧界老师交流

几十年来，有才在弘扬潮剧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最早参加的乐队是1976年华中初级学院华乐团，毕业后开始学习潮乐，能掌握二弦、椰胡、提胡、扬琴、笛子等乐器。1981年他首次亮相舞台，饰演潮剧《春草闯堂》中薛玫庭一角，师承新加坡著名潮剧名伶黄细细。后得到本地汉剧前辈陈启茂老先生亲自教导，与本地广播界老前辈张昭英（丽的呼声华文节目组领导与播音员）于1982年呈献汉剧《平贵别窑》，饰演薛平贵。

此后有才陆续得到名师指导：新加坡老源正丰纸影戏班主许如泉指导司鼓；跟汕头戏曲学校潮乐提胡名师杨应强学习提胡；汕头戏曲学校弹拨乐名家赵来洲教导琵琶入门；广东潮剧院二团原头手郑声立教导潮州二弦。

接下来就见其才华的施展：1991年初次为前戏曲学院院长蔡曙鹏博士创作的潮剧《放山劫》作曲；1997年移植了《赵女情》并为之作曲；2002年为潮剧《聂小倩》作曲，该剧还于2004年由新广电视名艺人陈澍城、周初名、郑惠玉演出，并参加总统慈善筹款活动；2007年为蔡瑞芳举办了《瑞雪芳华卅载——蔡瑞芳潮剧舞台30年》潮剧专场，同时创作了折子戏《潞安别》，并重新整理《赵女情》。

演出方面，除了1999年参加汕头国际潮剧节为潮剧《宋宫秘史》担任提胡伴奏外，有才也参与许多音乐演出，演奏乐器或担任司鼓。扮演过《春草闯堂》的薛玫庭、《回书》的刘智远、《铡美》与《包公赔情》的包拯、《陶三春》的陶洪、《程婴捨子》的公孙杵臼以及《三哭殿》的唐太宗。

## 蔡瑞芳跟名师学习潮剧

说起陈有才，自然就会让人想起他那从事潮剧演唱的太太蔡瑞芳。我开始注意到蔡瑞芳是在2013年。那时新加坡音乐家协会成立了“梨园女子乐坊”，虽不是专业乐团，但团员却都是专业演奏家。乐团除了演奏华乐以外，也为各种不同地方戏曲伴奏。2013年12月22日，音协为梨园女子乐坊举办了一场《兰心雅韵》演奏会，有华乐、潮乐、梨园戏、广东大戏、京剧和越剧等。其中蔡瑞芳演唱陈有才创作的《潞安别》中的唱段：《心头大石放下难》，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蔡瑞芳出生于1960年，小时候喜欢听父母亲播放黑胶唱片的潮剧，有时也跟着唱。17岁时在一帮朋友的怂恿下，参加了陶融儒乐社。当时参加的人有四、五个，最后却只剩下她一位。她碰见了许如泉老师，开始演《告亲夫》中的文淑贞，但是老师听了以后觉得她最好唱小生，所以就安排了一些小角色给她。演了半个月以后，另外一位演重要角色的小生，达不到老师的期望，就让她与蔡瑞芳对换角色，从此开启了她演唱潮剧的道路。

第二年（1978年）同一场戏里面，她竟然被分配到三个不同的角色。导演黄细细来自新荣和兴、兴潮剧团和金鹰潮剧团，对她寄予厚望，教她学潮剧表演和台步。

## 成立聚艺文化艺术中心

瑞芳在业余潮剧舞台上演出已达四十多年，她是新加坡人民协会与教育部认证的戏曲导师，聚艺艺术文化中心总务，也是新加坡揭阳会馆潮



蔡瑞芳于1999年汕头国际潮剧节演出《宋宫秘史》



2007年瑞芳潮剧舞台30年专场，与黄振龙演出《赵女情》

乐团戏曲顾问。2005年，她和有才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成立了聚艺文化艺术中心，专门表演及教导潮剧。她也在黄埔、波东巴西、芽笼士乃等民众俱乐部、戏曲学院教导潮剧。

瑞芳演出最常扮演的行当包括青衣、小生、老旦等，其中以青衣著称，广受新加坡潮剧观众的赞赏及喜爱。其唱功细腻，持久力强，天生音色虽非上选，但勤能补拙，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她在戏曲学习道路上从不停下脚步，除了跟许如泉及黄细细老师学习外，也于1978年向来自香港的许君汉先生学习戏曲把子和剑棍，向中国国宝级梆子演员裴艳玲学习刀剑套路，又向厦门著名戏曲老师李秀华学习水袖。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从中国来了许多不同剧团的老师，他们被邀请到新加坡教课，瑞芳因此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不同的戏曲唱法以及不同的风格。

瑞芳热爱潮剧，无论角色轻重，戏份多寡，都热情地参与演出。扮演过《香罗帕》之欧阳子秀、《女巡按》之谢瑶环、《胭脂案》之宿介、《断桥会》之白素贞、《梅亭雪》之苏三/王金龙、《铡美》之秦香莲、《白兔记》之李三娘/岳秀英/刘咬脐、《庵堂会》中之智贞等。她也参与汉剧演出，饰演过《昭君和番》之王昭君、《拾玉镯》之傅鹏等。近期的作品包括《宋宫秘史》之韦太后、《南朝遗恨》之张秀姑、《双枪陆文龙》之乳娘、《巾幗君臣》之武则天、《王妃告状》之皮秀英、《陶三春》之陶三春、《潞安别》之陆登、《赵女情》之无容、《包公赔情》之王凤英、《三哭殿》之皇后/詹妃、《程婴捨子》之程妻、《齐王求将》之钟无艳等。

瑞芳于1991年首次出国演出，把改编自著

名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新编潮剧《放山劫》带到德国，深获好评。1995年又把《放山劫》带到泰国演出，庆祝泰皇普眉蓬登基50周年。1999年参加汕头国际潮剧节，演出《宋宫秘史》之韦太后一角，更获得潮汕前辈们的赞赏与肯定。2006年11月参加于中国广州举办的国际潮剧周，呈献拿手的《梅亭雪》，由中国广东潮剧院一团乐队伴奏。

2007年12月聚艺文化艺术中心，特为蔡瑞芳三十年舞台生涯呈献一个专场，名为《瑞雪芳华卅载》。2008年参加汕头国际潮剧节在《铡美》中饰演秦香莲，俘获许多观众的心。2012年再到汕头参加第四届国际潮剧节，到汕头技术学校呈献《程婴捨子》，把台下许多年轻学生感动得落下热泪，演出一结束纷纷涌上台合照。

除了自己精心钻研外，瑞芳也热心帮助他人学戏，只要有人向她询问，她无不倾囊相授。因为她深信多一个人学，舞台上就多一分力量。

陈有才与蔡瑞芳两个人，因为潮州音乐和潮剧，年轻时不知不觉地走在一起，又相知相惜从事潮剧艺术而最后结为夫妻。几十年来，两人在潮剧圈中孜孜不倦地耕耘，从不放弃。看着两个人的身影，不禁让我想起黄梅戏《天仙配》中著名的插曲《夫妻双双把家还》，那种志趣相投、相依相伴，从事推广艺术的形象，令人难忘。

题图说明：

陈有才、蔡瑞芳夫妻演出《壁娘劝郎》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夫妻演出《磨房会》



陈有才、蔡瑞芳与女儿陈婉琦  
同台演出《朱龙护国》



夫妻演出《秦香莲》

# 南洋大学的专任建筑师 黄庆祥



文图 · 陈焜

1968年，黄匡国建筑师刊发了一篇题为The Life and Times of Ng Keng Siang（《黄庆祥的生平与时代》）的短文，以纪念黄庆祥（Ng Keng Siang, 1908-1967）——本地首位接受专业训练的华人注册建筑师，马来亚建筑师协会（Society of Malayan Architects）的创会会长。在这篇短文中，他回忆了黄庆祥的个人魅力与职业成就，特别是对于本土建筑师专业发展的贡献。1979年，新加坡大学建筑系四年级学生Chow Fong Leng，在李急麟建筑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题为Ng Keng Siang (1908-1967)——Singapore's Pioneer Architect（《黄庆祥1908-1967——新加坡的先驱建筑师》）的论文，较为完整地记录黄庆祥的建筑作品。

虽然黄匡国提及黄庆祥交游广泛，顾客中不乏中华总商会的富豪，然而，在建筑设计领域对于黄庆祥的讨论中，鲜少提及他与华社的渊源。这位潮籍建筑师不仅是中华总商会会员，也是怡和轩俱乐部的会员，与华社领袖交往甚密，受委托完成多座华族公共建筑，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南洋大学。早在1953年初华社筹办南洋大学之际，黄庆祥即受聘为建筑师进行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主持完成南大建校最初十年的历次工程，奠定了校园发展的基础。

2011年，笔者在《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刊发题为《南洋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1953-1980）》的学术论文，提及黄庆祥作为专业人士参与南大校园建设。本文将回溯黄庆祥作为本地初代华人注册建筑师的生平，进一步梳理他对于南洋大学建设做出的贡献，以及时代所造就的建筑师精英形象。

## 初代的华人注册建筑师

黄庆祥1908年出生于新加坡，其父黄锡权

为金银首饰商号“宝光斋”的东主。1925年英华学校毕业后，黄庆祥进入本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三年，培养了他对于建筑学的认知。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于1929年前往英国伦敦巴特莱特建筑学院（The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修读建筑学，1935年毕业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欧美生活的九年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黄庆祥游历各国，在当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于1936年获得建筑师执业资格。

1938年返回新加坡后，黄庆祥成为本地少有的华人注册建筑师，因其双语背景与社会关系，加上设计风格折衷多变，得到中上层华商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黄庆祥勇于挑战陈旧条规，能够说服市政厅接受其新颖的设计作法，亦能避免与富豪客户发生正面冲突，树立了极高的个人声望与社会地位，“成为1945年至1957年间个人执业规模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

黄匡国曾回忆说，黄庆祥是极少数能将自己名字镌刻在作品上的建筑师，间接地激励了他与一些年轻人出国修习建筑。在他们学成归国后，黄庆祥以乐观坚定的信念，带领这些初出茅庐的本土建筑师争取权益，于1958年创办马来亚建筑师协会，担任首两届的会长。值得一提的是，黄庆祥意识到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的依存关系，将这一专业机构定位为马来亚，后因新马分家分化为新加坡建筑师协会与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

## 为南洋大学的建设发声

黄庆祥在45岁盛年之际，受华社之邀主持南洋大学校园设计，从1953年开始规划直至1963年文学院新教室建设开工，长达十年间负责建筑工程设计。他以本地著名建筑师的专业形象接受媒体采访，澄清外界对于南大校园发展的疑虑。1953年1月23日，福建会馆决议捐出裕廊路



马来亚建筑师协会会员合影。前排右起  
第二为黄庆祥（图源：RUMAH，1958）

五百英亩土地作为南洋大学校址，筹委会即聘请黄庆祥担任建筑师。同年3月22日，在筹委会委员黄奕欢、连瀛洲、柯进来的邀请下，黄庆祥带着市政局工程师与城市设计专家，前往裕廊校址勘察地势，勾勒这所华语大学的未来，在现场留下珍贵的影像。

受聘为南洋大学进行规划设计，对于黄庆祥不仅是个大工程，也是极具社会意义的伟大项目。要在裕廊的荒野野岭上兴建一座传承华族文化的大学，本地并没有如此规模的大学校园先例，当时唯一的马来亚大学沿用的是1928年英国建筑师设计的莱佛士学院校舍。黄庆祥及其团队花费了很多心血，收集整理中国、印度、墨西哥、欧美各国校园案例，汲取美英两国大学的建设经验。考虑到南大聘请的教授多为留美教育背景，遂采用美式大学校园做法，学院建筑规模不以百人为限，而是尽可能多地容纳学生，同时留有充足的运动场地，这一理念体现在南大



1953年3月22日的裕廊南大校址勘察。前排左起第  
二为黄庆祥（图源：《南洋大学创校史》，1956）

校园布局中。

在南大执委会确认学院、礼堂、图书馆、宿舍及各类场地的要求后，黄庆祥团队展开设计。除了他作为主创建筑师，还有两位建筑师助手，一位是同样毕业于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喜斯，另一位是本地华人洪庆龙，一年前刚在加拿大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黄庆祥团队设计的建筑，不仅



1966年的南洋大学图书馆  
(图源:《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1966》)



1960年代初的南洋大学全景鸟瞰  
(图源:《南洋大学概况:祝新加坡自治纪念册》1959)



1963年的南洋大学学生楼  
(图源:《南洋大学学生楼落成特辑》1963)



1966年的南洋大学大礼堂(建国堂)  
(图源:《南洋商报》1966年10月26日)

有明显中华文化特征的华族传统复兴式样,也有适应本地热带气候的现代式样。

与一般的公共项目不同的是,南洋大学的校园设计不仅要对执委会负责,也要让各界支持者了解校园规划与建筑样式。在建筑小组主任柯进来的指示下,黄庆祥团队在短短四个月内完成了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并制作了建筑模型,放置在禧街中华总商会内,于1953年7月26日起开放给公众参观,藉此收集各方意见与建议。也是在这一天,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率领委员们前往裕廊校址举行动土典礼。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南大建设工程正式启动,首先进行的是道路开辟工程。

黄庆祥能够担任南大的专任建筑师,不仅因为他的专业技术深得执委会的信任,亦在于他敢于抗争的性格。1959年的南大评议会报告,不仅对于这所华文大学的教学质量提出质疑,亦对校园规划和校舍质量多有批评。黄庆祥认为这是对南大及他的专业水准的侮辱,为此致函《星洲日

报》,要求刊登他的陈述与不满,指出这些妄发评论的门外汉既不了解南大建校背景,也不懂建筑工程技术。他指出南大的规划兴建虽然仓促,但参考了最新欧美大学的设计,是在尽量节省造价的情况下完成的。他逐一反驳报告书所罗列的问题,例如,图书馆与行政楼的混用是临时措施;学生宿舍大部分为南北朝向,仅个别建筑因地形而采取东西朝向;建成四年后外墙出现陈旧现象是正常的,并非结构或地基问题等。

由于黄庆祥长期负责建筑设计,熟悉建校以来的相关审批规定,能够从专业的角度据理力争,确保工程较为顺利地进行。例如,1961年南大再度扩建,建筑图纸审核遭遇延误,政府部门指示须进行土地权与设计项目的审查。黄庆祥指出1956年展开第二期工程时,已获政府部门明确答复,南大五百英亩土地的规划与建筑设计是做为一体核查审批通过,各期工程无需再经设计局的批准,建筑方案完成后即可递交建筑测量局审批,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 十年不间断的校园建设

南洋大学的校园建设是在时间紧迫、经费有限的状态下进行的，最初的预算为500万元。1956年3月30日，南大举行盛大开幕典礼时，已经建成的第一期建筑包括行政楼、牌坊、学院大楼、教授与学生宿舍楼等，建设费已高达400万元。由于教学的需求和生源的扩大，随后展开的第二、三期工程都相当有规模，旨在将南大建设成能媲美先进国家的大学。

第二期工程在1957年至1960年展开，建设重点是1957年在理学院西南侧兴建的新楼。由于修读理科的学生数量激增，新的理学楼设有八间教室及24间化学实验室，总建筑面积为15120平方英尺，长420英尺，宽度36英尺，成为各学院大楼中最大的一栋。与此同时兴建了多座辅助建筑，包括在男生宿舍一侧，邻近工人宿舍处的两层高可容纳1600人的膳厅；440间学生宿舍与100间教师宿舍；在文学院与图书馆之间的两层高的银行办事处，楼下为业务处，楼上为实习室。

在这期间，南大校园的娱乐与运动设施也得到完善。首先是行政楼前云南园建设的完成，设在中轴线上的建校纪念碑于1958年3月10日落成揭幕；1959年兴建的椭圆形大运动场，长800英尺，宽500英尺，设有双重跑道，中央是标准足球场，设有混凝土建造的10级看台，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外围停车场可容纳2000至3000辆车。

黄庆祥主持的第三期工程大致从1961年开始至建国前，完成了学生楼、大礼堂、文学院扩建等工程。这一期间完成的建筑都是热带适应性建筑式样，与当时本地兴起的现代建筑风潮一致。1961年10月开始兴建的学生楼，是根据学生收集的先进国家大学的学生楼样式提出的建设理想而设计的。1962年开始兴建可容纳5000人的大礼堂（建国堂），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礼堂之一，耗资高达130万元。礼堂内设有长60英尺、宽40英尺的舞台，特别聘请德国声学专家进行设计。在大礼堂的三面附设建筑，正面的4层高，两侧的3层高，设有理事会、学生会、行政办公以及商学院讲堂。

## 结语

作为本地初代华人注册建筑师，黄庆祥以其专业水准和双语背景深得华社信任，得以扩展设



巴尔的摩酒店开幕式上的黄庆祥  
(图源：《海峡时报》，1958年5月15日)

计业务。值得关注的是，在参与南大建设的十年间，黄庆祥不仅是作为建筑师，也将部分设计费捐献给南大作为建校基金，各类筹款活动中亦不乏他的身影。1960年南大执委会与政府成立特别联络委员会时，他也是执委会选派的十位代表之一。

出身于富裕的潮商家庭，黄庆祥得以远赴英伦修习建筑，归国后依靠其建筑专业服务，有着不菲的收入，过着优渥的生活，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为本地建筑师塑造出精英形象。在黄匡国的印象中，黄庆祥总是彬彬有礼，身着裁剪合体的西装，打着领结，叼着烟斗，出现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这位生活多姿多彩的钻石王老五，直到43岁才迎娶豪门千金余慧明，生下两子一女。

年过半百之后，黄庆祥对于旅游业萌生兴趣，于1958年亲自设计、建造、经营巴尔的摩酒店（Baltimore Hotel），投资超过百万元，开幕典礼时邀请300位中外宾客出席，成为城中热议的话题。不幸的是，黄庆祥晚年罹患肝癌，忍受病痛折磨，于1967年11月5日在中央医院逝世，享年59岁，葬于实龙岗路基督教坟场。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 留在记忆中的

## 波东巴西



文图·陈春花

**波**东巴西 (Potong Pasir) 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个甘榜，又名沙塘口。说这里风景怡人，一点也不夸张。这里有个清澈、水产丰富的小池塘，周围被屋型不一的浮脚屋所包围，有单层、双层和三层楼的建筑物。所有的浮脚屋都是前半部分连接路面，而后半部分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悬建在水池上，底层是由六到八支木质坚硬又耐水的红木桩支撑着，看起来相当稳固，但还是让人感觉有点不踏实。

每家每户的卫生间，是建在后半部分的水池上。一家子的大小内急，都是在这个特制的厕所里解决。这既省水，又不会留下夜香，多实际啊！

可是，这池水却一点也不脏，更不会发出臭味。为何呢？因为当上面有一条条的粪便落下时，下面就已经有几十条听到“水声”的草鱼快速游来，齐齐张开大口，所以这里的草鱼是非常肥壮的，也就吸引了许多外村人闻风前来垂钓。而住在甘榜的村人，是绝对不会捕鱼来吃的。

沿岸种植不少挺拔高大的椰子树，当微风吹起，椰叶随风摇曳摆动，水中的倒影，不管是椰树或是浮脚屋，就会随着池水而荡漾其中，这景色确实太入画了。

为了方便村民往来甘榜和市区，池塘中央也

特别搭起一道弯曲的长木桥，既可方便村民往来，也给甘榜天然的风光线加分。因此，不时会见到三三两两的摄影爱好者，或是美专师生，站在木桥上拍摄美景，或是就地作画，这也就成了木桥上的另一道“风景”。

我在这个甘榜居住了二十年，甘榜里有两所小学，村前是志成学校，村后是云峰学校。我和二哥都是在志成学校完成小学教育的。

波东巴西本是个小农村，这里有多户务农为生的农家人，他们种植了各种蔬菜，还饲养了不少家禽。村里有一条大水沟（加冷河道），水沟上有道木桥，是衔接村前与村后，方便车辆和这里的村民到桥的另一头。桥头左边住了几户



1978年的波东巴西水灾，居民逃生时沿途救猪  
(图源：李国樑——从夜暮到黎明网页)

印族农家人，他们在自家的大牛棚里，饲养了上百头牛和羊。每天早晨八点左右，会有上百只的牛群，在主人的驱赶下，到附近的大池塘去“沐浴”。

波东巴西的地势低洼，每年的12月份，会因连续下几天大雨而发生水灾。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1978年，两天连绵不断的滂沱暴雨，造成新加坡全国各处泛滥成灾。尤其是波东巴西，因加冷的水位高涨，结果洪水泛滥成灾，水位竟涨达一米以上。

那天，我和哥哥们一早就到市区工作，当我傍晚放工回来甘榜时，却被村外的长辈们阻止进村。他们告诉我，村内的洪水已超过警戒的水位，而且衔接的那道长木桥已被洪水冲毁，冒险进村太危险了。当时，我很担心家里父母的安危，好在村外好心的长辈让我打电话，联络上家人，知道两个哥哥已经安全回到家里，这才放下心来。家人一再告诉我，千万别冒险进村。于是，二哥联络上住在市区的女友莲姐，告诉她甘榜的状况，并恳求她让我到她家留宿一晚。此时，我也听到村外的人说，已有好几个村民遇难。我心里顿时更挂念家人，也担心村内的水位还会持续高涨。

我来到二哥女友的家，受到她家人的热情关照，还特别腾出大房给我。而他们一家七口，却挤在另一间房和客厅，让我很过意不去，也很感动。可我整晚却无法入眠，心里老担忧着家人的安危。

第二天一早，我在莲姐大哥的陪伴下尝试回家。我们来到村口时，水位已开始减低了。我们步入水中，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去，水开始时只盖过我的腰间，可越走近村口，水位越高，已经淹到我胸口。当时我心里非常恐惧，万一不小心跌倒，是会被水流冲走的。好在那位大哥长得够高。他用力地扶着我，稳步向村口走去。

当来到衔接大水沟的大木桥时，我们先用单

脚去试踩踏木板，确认木桥没有危险，才稍微放心地向前走。我们当时都很担心，万一脚踩空，就会整个人陷入水中，被急流冲走。我们艰难地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我家的铁门外。只见铁门紧闭，许多家具都在里面漂浮着，家人都到了二楼去避水患。父母看到我平安回来，牵挂整晚的心总算放下来，连忙向莲姐的大哥道谢。

我们的房屋共有四个住户，除了我们一家五口，还有姑姑一家子、叔叔和祖母。户外有个庭院和储藏室，储藏室的上层有个小阁楼，是我们小时最爱逗留的“小天地”。闲暇时，我们都会上阁楼小憩或做功课。此时庭院的水位还是很高，我们就先到阁楼上歇息，也可看看四周水灾的状况。

此时，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我们随着声音的方向望去，赫然发现有个男邻居，一手拉着一撮长长的黑发，向路口游去。当时，我心里一怔，那可是一具遗体。他拉着遗体在水中慢游到路口的一只舢板船边，把遗体交给前来接应的救援人员。这一瞬间，我心情沉重，默默地为这个不幸遇难的死者祈祷，愿她一路走好。

甘榜的水位，在三天后慢慢地退去。在经过一场大水灾的“洗礼”，甘榜更显得满目疮痍，到处留下了一堆堆的黄泥团，角落也有不少溺毙的家禽，不时散发出一阵阵令人恶心的腐臭味。

这场大水灾的破坏力极大，甘榜在这场水灾中尽毁，根本无法再居住。过后，政府派了市区重建局的职员前来视察，确认此处已不适合再居住，只能尽快安排全村居民，迁徙到附近新建的组屋区，并计划将波东巴西再重新发展为新镇。

接着就进行大规模的填土工程，填高低洼的地面，填平池塘。同时，疏通与修建被堵塞的加冷河道，改善排水的系统，以解决往后的水患问题。

波东巴西的所有住户，在政府建屋发展局职员的协助下，全都在三个月内分配到心仪的住所，先后搬进新居，并适应了住在高楼的日子。

如今此事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但这段波东巴西大水灾的陈年往事，我至今还印象深刻，久久都无法忘怀。



笔者兄妹儿时在甘榜住家大门外留影

题图说明：

1970年代的波东巴西菜园，背景为刚兴建不久的大巴窰八巷组屋（图源：李国樑——从夜幕到黎明网页）

（作者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



蔡其生会长集思营开场致辞



秘书长吴绍均以引导员身份抛出核心议题

左起依次为：青年委员会副主任符策智、社会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曾锦鸿、文化委员会委员徐宜平、学术委员会委员吕建宏等先后汇报小组共识及



身着红色会服的与会者围绕“宗旨与愿景”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左起依次为：副会长曾建权、副秘书长潘家海、副秘书长卜清鍾、会员事务委员会主任黄保华、青年委员会主任周兆呈、文化委员会主任杨应群、学术委员会主任符诗专、产业委员会主任尹崇明分享对议题的看法

青年委员会委员王勇耀、  
陈述个人观点



# 思维激荡 聚檠城 共绘宗乡新蓝图

## 宗乡总会第十八届理事会集思营纪实



文图 · 谭瑞荣

2025年3月21日至23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第十八届理事会暨执委会集思营在马来西亚檳城成功举办。在蔡其生会长的率领下，40余名理事、执委、委员及秘书处职员通过专题研讨、文化参访等形式，为宗乡总会未来发展凝聚智慧，探索宗乡文化传承新路径。

### 红色圆桌激荡思维浪花

3月22日上午，St. Giles Wembley酒店会议厅内，九张红色圆桌错落排开，身着统一红色会服的与会者围绕“宗旨与愿景”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蔡其生会长在开场致辞中强调：“李显龙国务资政在新春团拜上提到，总会未来的重要方针之一是弘扬新加坡的核心社会价值观，同时加强与新移民的联系，协助他们建立对本地社会的认同感。因此，我们也应审视总会的宗旨与愿景是否符合当前的需求，在必要时加以完善，以更好地走向新阶段。”

秘书长吴绍均以引导员身份抛出核心议题：“宗乡总会能否成为华社领导机构？”引发热烈讨论。与会者认为，宗乡总会与中华总商会通过多年来各种重大活动的举办和互动，已确立其领导地位。宗乡总会未来需进一步强化宗乡文化、乃至华族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

会议通过圆桌分组形式，就促进会员发展、活动项目的优化与未来规划、大厦租约更新后的设施与空间规划、旗舰项目的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多轮研讨。具体议题包括：扩大青年委员会、妇女组的功能；营造归属感，树立品牌；提升会员质量与入会吸引力；增强沟通与支持，加强合作；精简项目，优化项目内容；明确目标与成效评估；空间优化与发展，资源共享与协作等。

曾建权、潘家海、卜清鍾、黄保华、周兆呈、杨应群、符诗专、尹崇明、杜志强、严孟达等分别发言及汇报小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当引导员吴绍均询问，有多少理事定期阅读宗乡总会刊物《源》杂志时，现场陷入深思。这一“灵魂之问”直指文化传播实效性，为后续杂志的内容建设和形式呈现提供重要反思。

## 跨区域交流共话文化传承

22日下午，集思营参访团走进槟州华人大会堂（槟华堂），开启新马华社对话。槟华堂署理主席拿督黄天隆表示：“我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但我们的使命一致、情感相通、目标相同——那就是弘扬华族文化。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到访，是两国华社之间友谊的升华。”

蔡其生会长回应称：“恰逢今年新加坡建国60周年，也是本会成立40周年。本届理事会去年10月刚上任，因此，时隔9年后，我们再次来到槟城举行集思营兼团建，以确保总会与时俱进，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我们还能通过拜访槟城华社组织，互相交流学习，让此行更别具意义。”

在槟华堂图书馆，蔡其生会长偶然发现陈列的《源》杂志，当即与署理主席拿督黄天隆持刊合影，被同行者称为“有《源》千里来相会”。随后参访团造访槟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在拜会“名英祠”后，双方在“听雨楼”内畅谈文化传承经验。蔡其生在致辞中特别赞赏宗联委打造的“槟城庙会”品牌：“贵会长期主办的槟城庙会，已成为槟城年度文化盛事，不仅深受槟州各族群喜爱，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贵会在推动文化传承与社会凝聚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槟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执行秘书郭素岑和宗乡总会执行总秘书李秀丽也分别介绍了各自机构的活动概况。双方的交流在“听雨楼”古色古香的露天花园及优雅的廊庭雅座中举行，是交流，也是餐叙，形式别具一格。

## 古建巡礼启迪文化思考

行程收官之日，参访团先后探访百多年前重建的龙山堂邱公司与侨生博物馆。雕梁画栋的宗祠建筑与融合明清风格的峇峇娘惹宅邸，让团员又联想到第一天走访的原生态“姓周桥”，引发了对本土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

如何让新加坡百年社团的历史遗迹焕发新生？如何疏理、记录、反映和呈现新加坡本土的人文景观？数字化时代如何创新文化表达？成为团员返程途中热议的话题。

（作者为本刊总编辑）



参访团走进槟州华人大会堂，开启新马华社对话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左）向槟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主席何瑞春（右）赠送由宗乡总会出版的《新加坡华人通史》



曾建权副会长（左）与槟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代表交流



宗乡总会与槟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代表在“听雨楼”内畅谈文化传承经验



宗乡总会参访团与槟州华人大会堂代表合影



蔡其生会长（中）偶然发现陈列的《源》杂志，当即与署理主席拿督黄天隆（右）持刊合影（左为《源》编委会主任严孟达）



参访团探访百多年前重建的龙山堂邱公司

# 学霸 美琪·林陈美仪

## 我国的先驱妇科医生



谷歌纪念林陈美仪医生的“涂鸦板”



文图·刘家明

**在**网络上用过谷歌搜索的朋友，或许有时注意到有时在搜索栏的上面，会出现一个长方形的小格子叫谷歌“涂鸦板”（doodle），里面是一幅有趣的动画。涂鸦板里的动画主题，是特别为纪念某个重要人物、某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或某个节日（如感恩节、冬至）而设计的。2022年3月14日，本地谷歌搜索栏上就出现了纪念美琪·林医生（Dr Maggie Lim）的涂鸦板。按键进去详细了解之后，原来纪念的是我国的一位先驱妇科医生美琪·林陈美仪。

### 新加坡女性名人堂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SCWO）在2005年设立了一个“名人榜”（Wall of Fame），记载

和表彰在妇女活动、教育、慈善领域里的新加坡杰出女性。不过截至到2010年，上榜的还不到10位女性。2014年3月14日妇女组织理事会创立“新加坡妇女名人堂”（Singapore Women's Hall of Fame），由我国外交官许通美教授组织的五人遴选委员会，经过两年的精挑细选，从众多提名者中筛选出108名首批入选者。启动仪式的主宾是时任总统陈庆炎和夫人，还出版了纪念特刊。目前甄选的领域已扩充到探险、文化艺术、政商企业工业、健康医疗、法律、科学、运动等等。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美琪·林陈美仪医生就是健康医疗界的一位杰出女性。

### 慈善世家的后人

美琪·陈美仪于1913年1月5日出生于一个海

峡土生华人之家。她的爸爸陈季随 (Tan Kwee Swee, 报章也有译为陈贵水) 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曾祖父陈金钟是暹罗 (泰国旧称) 特授通领政使、商人慈善家, 与当时泰国王室关系密切。她的高祖父就是在1844年创建了陈笃生平民医院的慈善家, 大名鼎鼎的陈笃生 (又名陈卓生)。美仪还有一个哥哥约翰·陈敦立 (John Tan Thoon Lip), 兄妹两人都是学霸, 尤其是美仪, 她在莱佛士女校读初中时就以6科特优的成绩考获英国初中文凭。由于成绩优异, 得以通过特别安排让她升入当时只收男生的莱佛士学院继续学业。果然, 她在1930年考获了英国女皇奖学金, 是该奖学金成立45年来得奖的第一个女生。美仪接着在伦敦女子医学院深造, 毕业后在英国皇家自由医院行医。顺便一提, 她的哥哥陈敦立也在早一年考获了女皇奖学金, 后来成为海峡首位亚洲籍的法庭主簿。

## 二战前后重返新加坡行医

1940年, 陈美仪从英国回到新加坡, 成为孕产妇与儿童健康的专研公共卫生官。有鉴于当时妇女的健康、福利和弃婴等问题, 她致力于提升人们对节育的意识。她同时也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专科诊疗所系统, 方便患者求医。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 因为日军政府无法提供新加坡百万居民的食粮, 于是以减少日军监管的

自由生活为饵, 分别诱骗欧亚籍人士以及华人迁徙到森美兰的马口 (Bahau) 和柔佛的兴楼 (Endau), 建立“新昭南模范村”垦荒。陈美仪也跟着许多海峡土生华人到了兴楼。这些海峡土生华人就包括热衷农业研究的陈温祥律师, 他是有“马来亚橡胶之父”之称的陈齐贤的儿子, 也是陈笃生的曾孙。他趁机在兴楼设立农业试验场, 教导居民种植蔬菜、水稻、畜牧。前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的父亲胡载坤医生也在那里设立了卫生诊疗所, 美仪在诊疗所当护士和帮忙管理诊疗所。他们都暗地里支援当时的马来亚抗日人民军, 相信她是在兴楼邂逅了热血抗日、也是女皇奖学金得主的林丰美 (Lim Hong Bee)。有情人终于缔结连理, 所以美仪才冠夫姓为美琪·林陈美仪, 那是后话。

## 和平后投身妇女儿童健康工作

和平后回到新加坡, 美仪立刻投身妇女与儿童卫生健康有关的工作。她于1949年加入了新成立的家庭计划协会, 担任名誉医务官, 负责管理诊所、招募医生以及向大众推广节育和避孕方法。家庭计划和节育运动得到政府的肯定, 进展顺利, 不过她和团队也要面对许多社会保守人士的反对和非议。到了70年代中, 家庭计划和节育等已被民众普遍接受。美仪在新加坡事业的巅峰, 是在1963年担任卫生部妇幼福利部门主



陈美仪的全家福  
(图源: 文物局Roots.sg)



陈美仪少女时期留影  
(图源: 文物局Roots.sg)



陈美仪和哥哥陈敦立同在英国留学 (图源: 文物局Roots.sg)



陈美仪医生（前排左二）与工作团队（图源：文物局Roots.sg）

管以及家庭计划协会主席、助产士理事会的顾问、新加坡医院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儿科学会的官员等要职时期。她还曾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许多国际计划生育会议，并当选为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地区理事会成员。1964年美仪退休后移居美国，在夏威夷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担任教职，于1995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逝世。

### 人生的小插曲

美仪的人生里曾经历一场小风波。《海峡时报》在1951年2月6日报道了美琪·林陈美仪医生与其他6位人士，在完成了调查后被有条件释放。原来在同年1月，殖民政府的特别侦察组怀疑他们参与宣导马来亚共产思想，突击了美仪和其他相关人士的住所，搜查并逮捕了他们。美仪一向不参与政治，可能是因为她的夫婿林丰美支持反殖民的活动，以及他所属政党受到马来亚共产党势力的渗透，英国殖民政府要对他施加压力的缘故。这无妄之灾让美仪在拘留所呆了十多天。

美琪·林陈美仪生活在一个思想还非常保守的年代，当时的华人家庭观念是多子多孙，而宗教信仰人士则视家庭计划和节育违反了他们的信仰。美仪接触到的是妇女生育、流产等的健康问



70年代家庭计划的海报（图源：档案局NAS）

题；很多贫困家庭孩子多病和营养不良；还有妇女恳求她买下她们无法抚养的新生儿。就像她的先祖陈笃生在看到病人流落街头等死的困境后，决定为穷人建造一所医院一样，她毅然接受了挑战，承受着社会压力，致力推动节育和家庭计划活动。美琪·林陈美仪被“追封”进入新加坡妇女名人堂，受之无愧！

（作者为本地电子工程师）

# 旧时代广帮总坟的 “墓联”用词和特点



文图 · 庾潍诚

## 创

立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的“广惠肇碧山亭”，是新加坡本地广州、惠州、肇庆三属人士的坟山组织。在1960年代汤申律大路旁，尚存同治十年辛未（1871）的地界石碑。到了1970年代，政府征用碧山亭土地发展碧山新镇用途，当时碧山亭拥有324亩土地，超过10万余穴坟墓。碧山亭的所有总坟在1979年以后陆续清挖，在原地保留的8英亩土地则获批准转型为现代化骨灰塔，服务大众。

碧山亭坟场在陆续“清山”之时，执事者委托了当时碧山学校的郭明校长（1922-1997）协助拍照记录总坟。根据记录，旧碧山亭“封山”前总坟的黑白照片应当存世291张。较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和各种原因，笔者在2023年重新整理这批黑白照片时，陆续搜集目前流传、库存、底片重洗以及从刊物海报翻拍的等等，总共只找回286张，遗失了5张（约1.7%）。笔者立即将这些能找到的照片扫描成电子版存档，并根据这几百张照片，仔细研读了其总坟石碑上的“墓联”文字。

### “墓联”文字蕴含历史讯息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新加坡除了极个别情况（例如宗教或15年限的土葬）以外，大规模“土葬”已被禁止。因此旧时代“土葬”流传下来的

资料或文献是非常珍贵的。其中，碧山亭保存的这批黑白总坟照片，就是一种实物史料文献。它们佐证了新加坡的时代发展，也展现了本地广帮殡葬习俗的文化观念。

在陆续整理这众多照片的过程中，笔者渐渐发现这些照片蕴含了极丰富的历史讯息。从时间跨度来看，最早的总坟是清朝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的曹志（曹亚志）墓碑，下延光绪、宣统、民国，最迟至公元1975为止，时间跨度足有一百四、五十年。就性质来说，这些总坟可以归纳作不同类别：姓氏类总坟、同乡地域类总坟、业缘同行类、会馆社团书室类总坟、善堂佛堂宗教类总坟，等等。这些总坟虽然在“清山”以后消失不见，但是幸运得以保留下来的286张黑白照片仍然可以提供我们直观的认识。我发现总坟照片上面除了记录先辈名字、社团堂号、立碑年份等等讯息以外，某些碑文还保留了“风水坐向”记录，以及两侧的石刻“墓联”（墓碑两侧的对联）。

这些“墓联”成对镶嵌墓碑两侧，最短四字，最长十一字。其中以七字最常见，另外也有八或九字。四字墓联如：“灵钟揽水，祥发星洲”（中山榄镇总坟）；七字墓联如：“碧草芳兰生福地，祥麟彩凤绕青山”（南北园狮山社总坟）；八字墓联如：“天地钟灵生城吉穴，河山毓秀发达同人”（冈州天河慎远堂总坟）；十

一字墓联则仅见于“武功堂苏氏大总坟”，只可惜其碑漫漶无法释读（仅可略见少数几字：荣、昌、仁、义、万山）。

### “墓联”在内容方面的特点

根据现存保留的286张总坟黑白照片记录，文字内容有以下特点：

第一，“墓联”的首二字嵌入和组合以彰显墓主们的姓氏、地域、行业或会馆社团的地位。例如：从事“沙藤”职业的总坟墓联：“沙结明堂瘞白玉，藤盘福地蕴黄金”，首二字取“沙藤”。又如墓联：“生气勃勃因证果，商业隆隆始建行”，首尾四字拼成“生果商行”（广帮生果商行总坟）；又如：“花花祭芝范，邑邑故魂安”（花邑总坟），首二字拼成“花邑”（今花县会馆）。其它墓联类此，尝鼎一脔。

第二，“墓联”偶引用《易经》卦名或语句。例如：“太坐乾巽来龙盛，原兼坤巳万代世”（太原堂温氏总坟），乾巽坤皆卦名（另按，墓联此处写坤，其实是错误的。该墓的山向“坐乾巽兼坤巳”应当写“兼亥巳”）；又如：“隆案前朝洄巽水，镇山后拱振乾纲”（中山隆镇大总坟），巽乾皆卦名；又如：“龙纳天然恒益水，穴居地道坎离峰”（刘氏大总坟），恒益坎离皆卦名，且恒益、坎离阴阳爻交错；再如：“安土敦乎仁”（四邑李氏女先灵总坟）出自《周易系辞传》，意思是随遇而安，宽厚而爱人。

第三，“墓联”或引据家族先辈名人以励后代。例如：“文章超北宋，胤祚衍南洋”（渤海欧阳氏义坟），可以推知该墓以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永叔、醉翁、六一居士1007-1072）为后世欧阳家族之楷模。又如：“孝行千秋彰孝友，诗人历代著诗孙”（高要黄江夏堂大总坟），据墓联推测该黄氏家族当中很可能有大诗人文学家，因此墓联特别强调诗人诗孙。

第四，“墓联”内容带有浓烈的溯源追本观念。例如：“怀念梓桑修祀典，远追木本尽乡情”（中洲叶姓总坟），桑梓表达对中国故本土的思念，也追溯先祖同姓血缘之谊；又如：

“三姓同一脉，万派溯流源”（溯源堂历代先人坟墓），此墓为雷方邛三姓合墓，“墓联”彰显三姓同源的血缘浓情；又如“台山乡土身虽别，江夏先人骨亦安”（台山黄江夏堂总坟），身别故土，埋骨异域，此联道尽故乡之情。

第五，“墓联”文字非常注重“风水”。华人传统是非常重视和讲究“风水”的，从阳人居住的“阳宅”到祖辈先灵百年归宿的“阴宅”都要讲究。墓地选址最好“点穴”要傍山依水，好的“风水”能兴旺子孙后代。例如：“龙真钟毓秀，穴的奋英才”（汝南堂濂溪别墅周家祠），特别强调“龙真”和“穴的”的风水宝地。其它“墓联”用字也一样反复强调“瑞气”“旺地”“福地”“佳城”这类风水用词。

### “墓联”在用词方面的特点

除此之外，广帮总坟“墓联”在用词方面颇有讲究。总体看来皆嘉言懿德、善行德积之词。归类各种用词有以下特点：

第一，“墓联”上下联用字对仗整齐。用字展现典型的传统诗词对仗形式，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又或数字对数字。例如：名词“青山”对“黄土”（奕世堂岑氏总坟）、数字“百



广帮猪肉行诸先友总坟，立碑于民国三年（摄于1914）

代”对“千流”（颍川堂陈氏总坟），再如“梨花添义塚，园茂结佳城”，动词“添”对“结”（梨园行列位男女先友总坟）。年代久远，很多黑白照片的“墓联”文字漫漶不可辨，但我们也能借助对仗格式约略猜测其文，例如：“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柴竹陈妙琛姑娘之墓），正是借助对仗格式推测如此。再如“绿水青山秀，碧云秋月明”（南海滕涌冯务本堂大总坟），也是根据上下联文字和检视照片来推敲。

第二，称呼“本地”的用词：星洲、星岛、南国、南洋、海岛、南岛、狮子岛、马来邦。广帮人士南来谋生，这些用词都指代本地。相对的，思念中国故土则用“梓桑”、“乡土”、“广东”，但不多见。

第三，称呼“坟地”的用词：牛眠、马鬣、马踏、福地、佳城、青山、祥山、旺地、名山、吉穴、佳穴、龙山、龙虎穴、龙穴、虎山、瑞穴、窀穸、吉地、吉壤、净土、乐土。养生送死，人生大事，但从上可知阳生者称呼坟墓多用正面、具能量的褒词较婉转地替指坟墓。这样的用意也表示亡者有所依归并护佑后人安康幸福，同时也是阳生者祈愿美好的心理表现之一。

第四，称呼“祖先亡灵”多用尊称之词：英灵、英魂、英才、前辈、侠骨、先友、先人、先灵、先祖、先人、先贤。据此可见，阳生者对祖先亡灵都带有一份极尊敬的敬意作称呼。

第五，从墓联用字来看，祖先亡灵安葬以后，阳寿者想追求的美好未来和寄托不外这三者：“寿”（长寿）、“丁”（后世子孙），有佑后人、世代昌、庇后人；“财”（发财）。例如：“总集福荫，坟发寿祥”（吕罗行列位先友总墓）、“诠真道法源流广，云锦礼作世代昌”（诠真堂云锦行大总坟），再如“中星应福地，山水发丁财”（中山堂甄氏大总坟）。

第六，各种墓联使用的“意象”，则可以再归作以下几类：

自然类	天、地、乾坤、云、风、山/峰/峦、土、穴、河、水/泉、星/星海、霜、雾、月、气
动物类	龙、虎、麟、鹤、鳖、凤/凤凰、鲤、牛、马、鸦
植物类	花、木、桃、李、柏、松柏、杞椒、松、竹、梅、枝、叶、草、兰
金石类	白玉、黄金、钟

据上表，广帮总坟“墓联”所用的“意象”和字多取自宇宙天地大自然，再融以人事社会，具有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例如：“青山藏侠骨，黄土伴英魂”（奕世堂岑氏总坟）侠骨英魂与青山黄土合一；又如“顺接名山培碧地，意团结建义坟”（顺德江尾星槎顺意堂总坟），有山有地之自然而人事团结建义塚。

## 小结

总的来说，这些跨度一百四、五十年的旧时代广帮总坟“墓联”用字，既带有强烈的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敬祖归宗观念以外，也揉和本地南洋色彩。这些“墓联”用字都是积极、正面的褒义字词，见证了华人南来谋生的前辈以及后人对未来美好的祈愿和追求。

（作者为哲学博士、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副主任）



广帮肇府“七君子”列公合葬之墓，立碑于清道光辛丑（公元1841）  
这七位广帮先民很可能为了争取广帮利益而械斗身亡，被尊称为“七君子”奉祀

# 华文书刊关键信息 双语化刍议



文·张森林

2024年3月下旬，当我在协助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创设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校订《新华文学作家——文化奖及青年艺术家奖得主》和《新华文学团体》的英译时，发现除了译文是否准确与通顺外，译者对华文团体名称的英文译名、文学团体领导人的英文姓名，以及华文书刊名英译等关键词的准确把握，都有需要推敲的地方。

根据翻译界的惯例，如果一本华文书刊的作者或编者没自定英文书刊名，那么，译者最常见的做法，便是以汉语拼音字母替代之，并在后面加上译者自认为准确的英文意译。在上述英译初稿中，我便看到了一大串由汉语拼音字母与译者的英文意译所构成的书刊名英译。

这是华文书刊作者或编者所愿意看到的吗？我相信不是。

如果书刊作者或编者一开始就在自己所撰写或编选的书刊的封面、扉页或版权页上注明英译书刊名，那么，当有人以英文评介这本书刊时，便能以作者或编者的英译书名为准，而不是以汉语拼音字母与译者的英文意译替代之；倘若不然，如果英文评介者超过一人，则书刊的英文译名可能超过一个，呈现混杂的境况。

在校订上述英译初稿之际，我不期然地想起自己在2016年协助校订南洋理工大学英文系荣誉学位应届毕业生罗振豪的文稿之事。罗振豪对韩素音在1960年代所写的英文篇章《〈马来西亚现代华文小说选〉前言》所做的中译初稿，除了要确保行文内容的准确性外，还遇到一大串与马华作家笔名相关的、从英文还原为华文的问题。

我想，如果当初韩素音在撰写那篇英文前言时，能在自撰的马华作家群的英文笔名后面，括号加上华文原名，那么，后世的文学研究者当能更容易地掌握到她笔下的马华作家的身份信息，而不必经过多方查证，甚至是抱着“破译天书”般的心情去还原那些作家的华文笔名，其篇章也自然能产生更高的参考价值。

经过上述两篇英译中初稿以及一篇中译英初稿的校订工作后，我体会到在今天事事强调双语化的新加坡语境中，倘若华文书刊只有华文名称而没自定英文译名，远远不够。

据我所掌握的不完整资料，目前在新加坡的出版物中，能将书刊名称、出版机构名称、编委会成员名字等一本书刊的关键信息以双语呈现者，双语学术刊物——南洋学会出版的《南洋

学报》以及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的《亚洲文化》，是其中两个范例。作为双语学术刊物，此二刊物的所有篇名也都以双语呈现。

至于华文文学团体的出版物，能把书刊名称、出版机构名称、编委会成员名字等关键信息以双语呈现者，几乎找不到一个范例。

举个例子，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新加坡文艺》，刊物英文名称“Singapore Literature”印在封面上，文艺协会的英文名称“Singapore Literature Society”也呈现在版权页上，但编委会成员只列出华文名字。如果一个不谙华文的外籍人士有志于评介《新加坡文艺》，但他对新华作家群体的认知相对欠缺，若要写一篇包含编委会成员的英文名字在内的评介文字，应会大费周章。若是遇到笔名还好，可直接使用汉语拼音字母，但一遇到成员使用原名，那么，评介者要么简单地使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英译，要么必须仔细地逐个名字去查证其由方言拼成的英文姓名。

若是前者，除非确定对方来自中国，那就没有问题，否则的话，将无法准确反映其原有的英文姓名。在这种情况下，单是找出编委会成员的英文名字就已是困难重重了。

《新加坡文艺》算是不错的了，至少还在刊物中呈现英文书名和出版机构的英文名称。在新华文学出版物中，不乏书刊名称、出版机构与编委名单等关键信息只呈现华文版本的例子。

目前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新华诗人陈志锐副教授，其在2017年出版的华文诗集《狮城地标诗学》，英文书名“Landmark Poetics of the Lion City”呈现在封面上，是新华文学单行本中少数呈现英文书名的例子。在附录部分，作者简介了书中诗作所提及的42个新加坡地标，且以双语呈现地标名称，无形中为读者提供了导读的基础。可惜的是，在版权

页上，作者、摄影员、排版员的英文姓名，以及出版社城市书房的英文名称，并未呈现。

## 加上英文书刊名绝非自我矮化

我之所以建议新加坡出版的华文书刊名称加上英文译名，是希望由此起着信息传播的效果。也许有人会问：新加坡是一个四语并重的国家，如果华文书刊加上英文译名，那是否意味着英文书刊也应加上华文译名，以示公平？

这样的论调未免有意气用事之嫌。语文的使用在于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在华文书刊加上书刊名称的英文译名、出版机构的英文名称、作者、编者或编委会成员的英文名字，就是要让那些看不懂华文的本土或外籍人士有多一个认识此书的窗口，并不会造成华文书刊的自我矮化。

举个例子，日本学者山本博之曾非常用心地整理出马华文学杂志《蕉风》月刊第一期至第488期（1955年11月至1999年2月）的全目录。我在想，如果早期的《蕉风》编者在所有作者、译者与评介者的华文名字后面都加上英文名字，那么，山本博之所整理的这份全目录，势必也会加上他们的英文名字，这对于信息的传播、资料的汇整甚至以外文开展研究工作，有利而无弊。

199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出版的《新加坡建国诗选》（Journeys: Words, Home and Natures: Anthology of Singapore Poetry, 1984-1995），收录了四语诗作，其中，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诗作也翻译成英文，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令人钦佩。美中不足的是，华文作者的英文名字，无论是笔名还是原名，一概使用汉语拼音。

2000年，国家艺术理事会出版的《律动：新加坡千禧年诗选》（Rhythms: A Singaporean Millennial Anthology of Poetry），收录了四语

诗作，且每一种语文的诗作皆翻译成另外三种语文，读者可在没语言障碍的情况下，阅读与欣赏所有四语诗作之美。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华文作者与译者的英文姓名力求准确。

## 做好历史资料英语化的准备

四种语言互译，翻译工程艰巨，实不易为；相对而言，双语对照是折中的做法。

在新加坡宗乡会馆出版的周年纪念刊物中，金门会馆在2020年出版由许振义博士主编的双语版《极目·远航：金门会馆一百五十周年历史图文集》（Our voyage through time: a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Kinme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Kim Mui Hoey Kuan），整本书的内容皆以中英双语呈现，不啻为新时代宗乡会馆中具前瞻性的典范之作。只可惜书的编委姓名只有华文版本，而无英文版本。

2024年初，我协助中正中学校友会编印的《中正八五 弦歌不辍——中正中学创校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进行文字编辑与校订工作。书中涉及中正中学创校85年来的漫长校史与许多掌故，尽管所有篇章皆以华文书写，在校订文字之际，传统华校出身的我尚且萌生力有不逮之感，未来更恐有青黄不接之虞。

在我们的历史资料还没全盘英语化之前，金门会馆出版《极目·远航》的双语化做法，或许是过渡时期的最佳选择，可供其他宗乡会馆和文化团体参考。而在绝大多数的社团还没做好出版物双语化的准备之前，先把华文书刊的名称、作者姓名、编者姓名、编委会成员姓名、出版机构名称等关键信息加上英文名，也许是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转变的前奏。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客座讲师）



文图·李国樑

万国（Buangkok）是个21世纪冒起的组屋区，属于后港5万多个组屋单位的一部分。本世纪初，万国的村落被清除，如今已出现30多座组屋和一些私人住宅。仍在发展中的组屋区以万国弯、万国青、万国通道（Crescent, Green, Drive）为界，周边与杨厝港、后港和盛港为邻。

新组屋区的特色是年轻夫妇多，年幼孩童也多。位于万国组屋区心脏地带的万国广场（Buangkok Square Mall）和侧邻的万国广场公园（Buangkok Square Park），成为居民逛街休闲的好去处。由于好些居民更靠近盛港中（Sengkang Central），喜欢到盛港的商场活动，因此开阔通风的万国广场空间，常通过主办文化活动来注入人气。

## “白象”让万国走红

隶属东北线的万国地铁站坐落在盛港中，可见万国与盛港密不可分。即便是最近启用的万国民众俱乐部，亦设于地铁站旁的盛港汇购物中心（Sengkang Grand Mall）内，慈爱回教堂（Masjid Al-Mawaddah）也由万国和盛港居民共用。

万国地铁站曾经出现过几头“白象”。原来地铁站早于2003年落成，但因达不到当局的基本营收要求而没开放，引起居民强烈不满。2005年国庆日之后部长到区内探访，居民在万国地铁站前竖起纸板白象表示抗议，万国于一夜间爆红。

万国地铁站终于在几个月后开放，通行第一个月的日均客流量只有900人次，收入远远



# 万国的侠骨仁心 让特需群体实现生命价值

无法抵消成本。公众则认为公交运作应该整体惠民，而不是如此斤斤计较。反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公交缺乏共识。随着地铁站周围新组屋一批批地落成，“白象”成为陈年往事。

## “卷起纱笼”的甘榜罗弄万国

榜鹅河畔保留一小段昔日的罗弄万国公路（Lorong Buangkok），以及甘榜罗弄万国（Kampong Lorong Buangkok）这个本岛最后的乡村。

70年前建立起来的甘榜罗弄万国属于“新”甘榜，从最初的五、六户家庭发展到全盛时期的40多户人家。甘榜生活最叫人怀念的是守望相助的精神，村里的回教徒祷告室，就是由各族村民出钱出力兴建的。

甘榜罗弄万国有个别名“Kampong Selak Kain”，意思是将纱笼卷起来，指的是这里地势低，洪水侵袭时经常淹水，必须把长裙拉高涉水而过。20年前发生特别严重的水灾，志愿者在流经甘榜的溪流边筑起围栏作为权宜之计。至于甘榜的去留，留待他日发展实里达新镇时再另行计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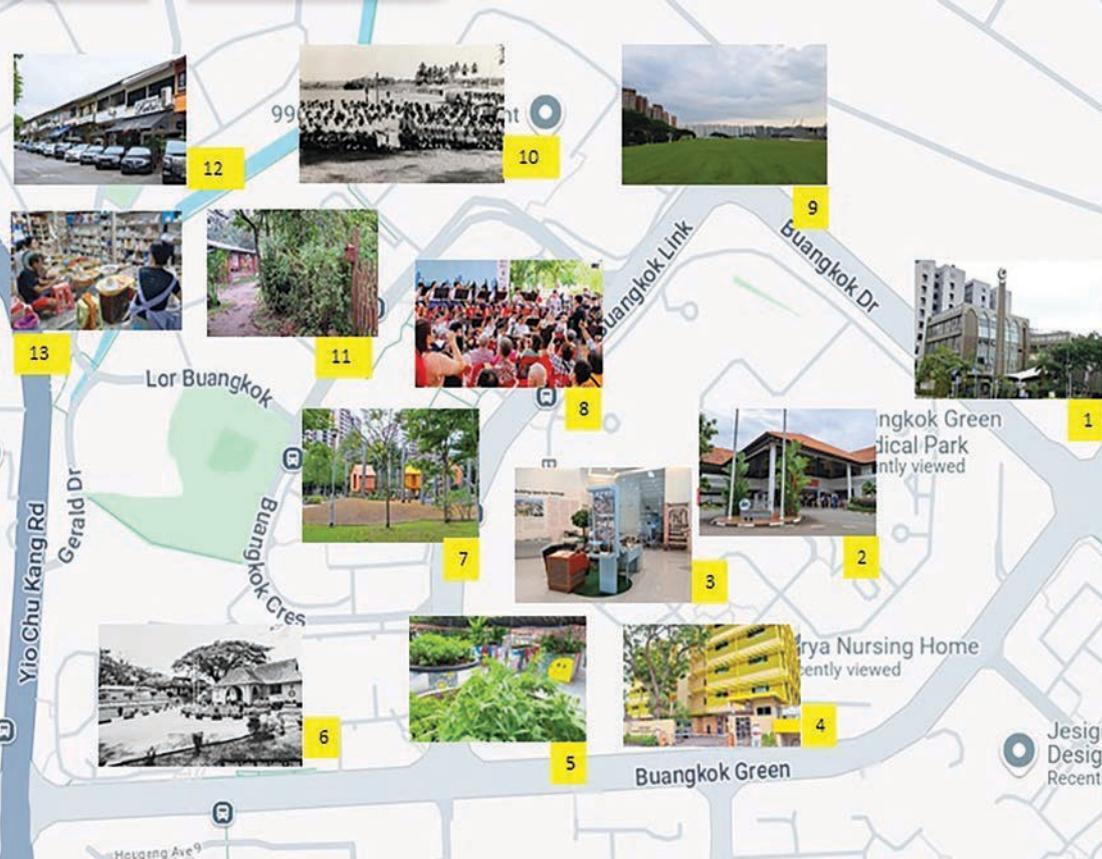
## 万国以农业起家

新加坡联合树胶园（Singapore United Rubber Plantations Limited）是包括现在的万国组屋区在内的大地主，与已故富商李光前和家族掌控的万国公司（Bukit Sembawang）合并后，成为万国集团的子公司。百年前潮州劳工在这里的橡胶与烟草园工作，把坐拥东部至北部半壁江山的万国公司称为“Buangkok”，因此得名。

说到种植园，开埠以来，农业经历过风光岁月，有出口的经济作物如甘蜜、胡椒、黄梨和橡胶，也有自给自足的瓜果蔬菜。独立初期，尚有一成人口以传统农场为生，当局成立原产局为全岛农民提供培训援助，并就生产方法、动物营养和疾病控制等进行研发。随着城市化发展，如今农场仅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多数食物从海外进口。

## 实里达山的“龙窑”陶瓷工作室

随着种植业走下坡，万国公司进军地产业，在种植园土地上兴建民宅。50年代三巴旺山住宅区（Sembawang Hills Estate）卖得红火，万国公司打铁趁热，依照相同模式发展实里达山（Seletar Hills Estate），主要买家是来自实里



万国地形图  
(根据2025年谷歌地图绘制)

1. 慈爱回教堂  
Masjid Al-Mawaddah
2. 心理卫生学院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MH)
3. 心理卫生学院文物馆  
IMH Heritage Gallery
4. 日爱疗养院属下的Surya Home
5. 心理学院社区花园  
Mindful Meadows Community Garden
6. 消失的板桥医院原址  
Former Woodbridge Hospital
7. 万国广场公园  
Buangkok Square Park
8. 万国广场  
Buangkok Square Mall
9. 万国弯兴建中的政府租屋  
HDB projects along Buangkok Crescent
10. 消失的特拉法加医院原址  
Defunct Trafalgar Home
11. 甘榜罗弄万国  
Kampong Lorong Buangkok
12. 实里达山  
Seletar Hills
13. 三美光陶艺  
Sam Mui Kuang Pottery

达空军基地的英国与澳大利亚驻军家庭。

实里达山很多原建筑都已改头换面，只有“山前”的一列店屋保留昔日痕迹，其中一间店铺由三美光陶艺用做工作室。三美光陶艺源自“三美光缶窑”，二战时期，创办人蔡应绍将位于惹兰缶窑（Jalan Hwi Yoh）25米长的蛇窑改建成50米的龙窑。战后制造的水缸，多数运到婆罗洲坤甸。经常在媒体出现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家里的乳黄色大水缸，就是由三美光出产的。虽然30年前龙窑停产，三美光的制陶技术并没因此而结束，第二代的蔡家三兄妹继续在实里达山的工作室传授创作技巧，前往学校授课等，积极传播陶艺文化。

## 从板桥医院到心理卫生学院

万果青健保园（Buangkok Green Medical Park）的院区内有多个医疗设施，主院是心理卫生学院（IMH），一些院区由民办的圣安德烈、宜康和日爱疗养院等使用。

心理卫生学院的前身是许多国人熟悉的板桥医院（Woodbridge Hospital），原址在万国弯（Buangkok Crescent）南面，与心理卫生医院隔条马路。板桥医院拆除前，行人可从杨厝港路越过河面上的木桥进入，因此以板桥命名。

心理卫生学院的发展历程漫长，开埠的年代，精神病患被关押在监狱中，由囚犯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饮居。其中一名精神病人在狱中



甘榜罗弄万国有个别名“Kampong Selak Kain”，意思是将纱笼卷起来



三美光陶艺源自本地最早的龙窑“三美光缶窑”

发狂杀人后，政府终于接受现实，在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和明古连街（Bencoolen Street）交界处建造拥有30张床位的疯人院（Insane Hospital），后来改名为精神病院（Lunatic Asylum），先后迁往竹脚妇产科医院和中央医院一带。一个世纪前搬迁到万国，特别兴建可容纳1400名病人的精神病院。

二战结束几年后，精神病院与英国医生合作，成立心理病护理学校。精神病院易名为板桥医院，希望改变社会人士将精神病人与疯子画上等号的刻板印象。1993年，在现址落成的心理卫生学院取代板桥医院。

都市生活确实给一些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压力，卫生部数据显示2022年有17%国人精神状态失衡，其中以年轻人和女性居多。多年来当局持续关注心理健康课题，例如开设儿童精神科诊所，安排专业护士为社区内的病人提供护理，训练本地精神科医生等。

或许您会对从前精神科的“科学疗法”感到惊讶。19世纪的疯人院年代，医学界相信精神病由梅毒、毒品、过量酒精或不干净食物引起，因此让病人服食泻药来“排毒”。至于性情暴躁或有暴力倾向的病患，医生为他们注射吗啡来镇定情绪。上个世纪初的精神病院年代，药方是水力休克疗法（aquatic shock treatment），让病人浸泡在冰水中、用高压冷水淋浴、头部灌冷水等，希望借此唤醒病人的心智。随着新医疗技术的开发，胰岛素休克疗法（insulin coma therapy）、电痉挛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等派上用场。大家不妨前往心理卫生学院所附设的文物馆，进一步了解板桥医院的前世今生。

## 心理卫生学院社区花园

精神病患者的康复过程，旁人的关怀举足轻重。心理卫生学院与基层组织携手在院区内设立社区花园（Mindful Meadows Community Garden）和菜园，让义工与康复中的病患有个绿意盎然的互动空间。笔者曾参与活动，和病患一起播种收成，感受他们的喜悦和成就感，从中多掌握一些精神病的知识。笔者还带着他们收成的新鲜豌豆苗回家下厨呢！

视觉艺术是另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中华中学的学生为社区花园绘制令人心情开朗的亮丽图案。这批选修美术特选课程的中二生将艺术带进社区，相信参与类似的义务工作，对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会有所启发。

## 从麻风病院到Surya Home

过去的年代，麻风病、精神病与肺病就像三兄弟，叫人避而远之，万国弯北面消失的特拉法加医院（Trafalgar Home），就是一所麻风病院。19世纪末，本地出现关于麻风病的记录，男性麻风病人被关在市区边缘的隔离中心，女性则被关在竹脚医院。

百年前这所位于万国的麻风病院落成，高立的围墙与带刺的铁丝网就像一所监狱，把病人与外界隔绝。根据Louis Kandiah的口述档案，日



据时期，军政府甚至让麻风病人自生自灭。70年代本地废除相关的隔离法案，上个世纪末关闭麻风病院，把病人转移到麻风救济协会（SILRA）进行康复，如今那些无依无靠的康复者居住在万果青健保园内的Surya Home。

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将麻风病患视为遭到天谴的罪人，把他们遗弃在荒野中，有些甚至被活活烧死。麻风病发的初期症状是耳朵和脸部出现红点，接着全身皮肤红肿和出现溃疡，神经因受到病菌侵蚀而导致肌肉萎缩，最终造成永久性残疾。

对麻风病的科学认知始于19世纪下半叶，挪威的韩森医生（G.H.K. Hansen）发现引起麻风病的麻风杆菌，病菌在人体内潜伏多年后才发作。至于传染的途径，19世纪末，本地居民认为是因为注射预防针的针头不干净所引起的；上个世纪初，英国的实验室认为通过苍蝇传播；1930年代普遍相信是因为吃鱼而感染病毒，加利福尼亚大学则指出可能伤口受到泥土中某些元素侵袭的原故。二战后抗生素问世，病患可通过服用药物治疗，不过痊愈期相当漫长。

虽然病人治愈后已不带病毒，许多人还是避免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二战后到新加坡独立期间，麻风病院由圣方济各主母传教修女会（Sisters of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the Divine Motherhood）的修女负责打理，她们离开后由本地护士接手。护理人员履行职责时战战兢兢，不敢吃病院居民为他们准备的食物，下班回家后立即把衣服浸泡在消毒液中。即使到了90年代，一些人以为麻风病会通过性交传染，甚至

遗传给下一代；本世纪初，义工尝试安排已康复者出外聚餐，多间餐馆都直接婉拒，纠正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谈何容易。

## 特需学校让孩子实现生命价值

1950年代，当局接受社会人士捐款，在特拉法加医院建设扶轮社学校（Rotary School），让患上麻风病的孩童接受教育。住院的百多名孩子背景不一，有些来自贫困家庭，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有些则患病前在正规学校念书。扶轮社学校的课程由圣方济修会的修女、合格教师以及院友编排，有些教师本身也是前麻风病人，教导孩子修读中小学课程，参加剑桥考试。

心理卫生学院和麻风病疗养院的共同点，就是关注一般社会人士不敢接触或不想接触的人士。这些病患默默承受着异样眼光，心理上对善意的关怀相当敏感，珍惜让他们突破身心局限，过正常人生活的机会。这也是万国这个地区长期以来所体现的生命价值。

### 参考文献：

- [1] Chia, Joshua Yeong Jia, "Kampong Lorong Buangkok", SINGAPORE INFOPIEDIA, accessed 1 August 2024.
- [2] Danielle Lim, "Leprosy: A Story of Suffering, But Also of Hope", biblioasia,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Vol 16 Issue 1, April-June 2020.
- [3] IMH Heritage Gallery, accessed 1 July 2024.
- [4] Joshua Chia,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SINGAPORE INFOPIEDIA, accessed 1 August 2024.
- [5] Kandiah Loui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30 September 1987, Accession number 000822 reel 3 of 8 (about Trafalgar Home), National Archive



1955年，特拉法加医院的院友与职员在医院内的合照（图源：Fulwood Methodist Crossroads Centre Magazine Easter 2019）

## Buangkok: A legacy of compassion for th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 [6] Loh, K.S. (2006), "Beyond rubber prices: negotiat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Singapore",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14(1), 5-31.
- [7] Loh Kah Seng, "Approaching Life and Death: History and Memory in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s Formerly Suffering from Leprosy in Singapore", <https://s-pores.com/2008/01/leprosy/>, accessed 3 August 2024.
- [8] Natasha, "Prevalence of poor mental health increasing in Singapore; young adults have highest proportion at 25.3%",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singapore/poor-mental-health-young-adults-look-for-help-moh-survey-3802531>, accessed 3 February 2025.
- [9] "No New Cure for Leprosy," *Malaya Tribune*, 21 December 1935.
- [10] "Seletar Hills Estate", ROOTS, <https://www.roots.gov.sg/places/places-landing/Places/landmarks/ang-mo-kio-heritage-trail/seletar-hills-estate>, accessed 31 July 2024.
- [11] Shaffiq Alkhatib, "Former leprosy patients at Silra Home look forward to visitors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https://tnp.straitstimes.com/news/former-leprosy-patients-silra-home-look-forward-visitors-during-chinese-new-year>, accessed 1 August 2024.
- [12] 周文龙, "拥有很多‘阿公地’万国或当‘股王’", 《联合早报》2017年3月6日。

题图说明:

万国广场公园与周边的组屋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协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As soon as the 21st century began, Buangkok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as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replaced by modern high-rise housing developments. Today, it is home to over 30 HDB blocks and several private residences, bounded by Buangkok Crescent, Buangkok Green and Buangkok Driv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farmers settled in Buangkok and its vicinity. The land was partially state-owned and privately owned by entities such as Singapore United Rubber Plantations Limited, which became a subsidiary of the Bukit Sembawang Group. The company was colloquially called "Buangkok," which meant "many nations" in Teochew.

The contemporary Buangkok estate is vibrant, with many young couples and families with children. Buangkok Square Mall and the adjacent Buangkok Square Park serve as the community's heart, hosting cultural events that promote resident interaction and community spirit.

A notable event in Buangkok's recent history is the "white elephant" incident. Although Buangkok MRT station was completed in 2003, it remained unopened as it was unable to meet the basic revenue requirements. In August 2005, during a minister's visit to the nearby vicinity, a resident expressed dissatisfaction by displaying eight white cardboard elephants, symbolically criticising the decision. The station was opened eventually a few months later, despite initial concerns regarding ridership numbers.

Nestled within the modern estate is Kampong Lorong Buangkok, established 70 years ago and recognised as the last surviving village on Singapore Island. The village was flood-prone in the past, thus earning its nickname, "Kampong Selak Kain" which means "to hitch up one's sarong".

Buangkok Green Medical Park is home to several medical facilities, with the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MH) as its main occupant. The IMH's legacy dates back to the 19th century when mental health patients were confined in prisons. Following a tragic incident where a mental patient killed someone in prison, a dedicated Insane Hospital was established at the junction of Bras Basah Road and Bencoolen Street, later renamed the Lunatic Asylum. After several relocations, the facility settled in Buangkok as the Woodbridge Hospital, which has since evolved into the modern IMH.

The IMH has set up the Mindful Meadows Community Garden within its premises, to create a serene environment that fosters interaction between volunteers and recovering patients. This initiative offers a green space for relaxation and functions as a therapeutic tool, promoting mental well-being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nature.

Complementing this, visual art has been recognised as an effective form of psychotherapy. Engaging in artistic activities can help in expressing emotions, reducing stress and enhancing overall mental health. In support of this therapeutic approach, students from Zhonghua Secondary School have contributed by painting cheerful and vibrant artworks for the community garden. Participating in such voluntary work is likely to inspire these students in their future endeavours, instilling a sense of empathy, creativ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past, diseases like leprosy, mental illness and tuberculosis were stigmatised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The now-defunct Trafalgar Home on Buangkok Crescent was a purpose-built leprosarium designed to isolate patient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with high walls and barbed wire fencing. The facility closed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s were absorbed by the Singapore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 (SILRA). Today, individuals recovering from leprosy with no other support reside in the Surya Home.

In the 1950s, the Rotary School was established with public donations to provid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leprosy. The curriculum was developed collaboratively by the nuns of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the Divine Motherhood, qualified teachers and residents. Some of the teachers were former leprosy patients themselves.

The common thread between institutions like the IMH and the leprosarium is their dedication to caring for individuals marginalised by society. These patients value the opportunity to overcom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limitations and to lead normal lives. This spirit of compassion and inclusivity has long been embodied in Buangkok, reflecting its legacy of transforming lives through chivalry and benevolence.



# 马来三剑客 致力于保护“邦沙旺”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厚重、悠久的历史内涵，涵盖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同时也具有历史赅续与民族认同、艺术审美与文化自信、开放共享与商业经济的多元价值属性。在科技猛进、社会速变、传

媒兴旺、生活方式与内容需要不断调适的大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并非易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非遗传承人为创造主体，以传承群体为赅续主力，以文化产品为表现形式的应用于生活和审美艺术的统一体。邦沙旺作为马来传统艺术的种类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不仅是表演艺术的一部分，更是马来文化、语言、历史和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过去的百多年，邦沙旺曾在苏门答腊、马来亚



儿童题材邦沙旺《夜莺》  
扮演者Anggun和公主扮演者Tyara在戏中对峙的场面



张志贤国务资政（中）和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  
陈国明（右白衣者）在儿童邦沙旺《夜莺》演出后合影

半岛、廖内群岛、新加坡广受欢迎。其华丽的服饰、歌舞叙事的表演风格，曾经拥有大量观众。

近年来，一群充满热情的马来青年致力于保护邦沙旺（Bangsawan）。这批年轻人于2022年创立了马来传统歌剧学院，并在2025年2月9日至2月24日成功举办了“邦沙旺艺术节”。这一盛大的文化节为期两周，内容丰富，包括在吉丰民众俱乐部、淡滨尼天地和巴西立民众俱乐部公演三场儿童邦沙旺戏剧《夜莺》和《魔瓶》，以

及主办表演、音乐、道具制作、讲故事、台词等多个工作坊。此外，艺术节还设有邦沙旺奖学金颁奖典礼、专题讲座的环节，并在滨海艺术中心小剧场连续上演五场大型新作——《斯里维克拉玛维拉国王》（Sri Wikrama Wira），该剧以新加坡历史上第二位国王为题材，以邦沙旺的叙事方式展现了《马来纪年》中的一段传奇故事。这一精心策划的文化推广项目，获得了滨海艺术中心、国家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新传媒、新报业媒体、人民协会、城隍艺术学院、淡马锡胡姬剧团、盛宝等多家机构的支持。无论是活动规模还是参与人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马来传统戏剧邦沙旺的传承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 艺术节成功背后的三剑客

在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成功往往离不开那些默默耕耘的推动者。在八十年代末，曾是新加坡濒危剧种的邦沙旺，近年已经转换为一个能见度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和怀揣梦想、肩负文化传承责任感、具备卓越创造力、风华正茂的三位人物有关——49岁的阿斯汉（Noor Azhar Mohame），49岁的扎伊德（Muhd Zaid Ismail）和36岁的哈飞兹（Muhd Hafiz Yusof）。阿斯汉和扎伊德三十多年前在英语剧团Act 3（成立于1984年）相遇，因为志趣相投，成为好朋友。后来他们邂逅马来语中学教师哈菲兹。三人都对马来语在校园里和社会上江河日下的现状感到忧虑，这促使他们很快走在一起，于2019年把淡马锡胡姬邦沙旺剧团（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组织起来，邀请马来戏剧界前辈纳迪（Nadi）当导演，在马来文化馆（Malay Heritage Centre）主办的“马来文化节”上推出哈芝·哈密阿末（Hj Hamid Ahmad）的遗作《丹阿依》。演出座无虚席，新传媒、商业时报和《源》杂志都有详细报导，带动了马来族群对邦沙旺的重新关注。

“三剑客”认为：邦沙旺是和戏曲类似的一种歌、舞、剧、乐结合的综合艺术，必须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艺术景观中靓丽的组成部分。成立学院培训舞蹈技能、培养可程式化处理台词且



哈菲兹主持专题讲座的问答环节（左为三苏丁，右为蔡曙鹏博士）



淡滨尼天地演出邦沙旺喜剧《魔瓶》，观众踊跃

有专业水平的学员，才有可能展现邦沙旺的艺术魅力，找回遗失的观众。

2022年阿斯汉邀请马来戏剧界前辈纳迪和笔者担任顾问，筹备成立马来传统戏剧学院。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学院应该设计以教学法（pedagogy）为基底的教案，依据教学需求分为基本、进阶、特定学习领域、与跨学科学习（如芭蕾、戏曲）等门类。各种教案的设计以教育学的论理为支撑，设计成一套完整的邦沙旺表演艺术课程；推出专业项目，如盖头芭蕾（Hijab Ballet）等，并与海外知名学院的课程大纲（如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接轨，以提高参与者的专业水平。

另一位创办人扎伊德曾是公共与私营部门的高管。凭借他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建立了学院有效的日常运营管理体系。他能够建立学院内部强有力的治理结构，进行预算管理，合理分配资源，并通过筹款和争取政府的支持，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极力把学院打造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前瞻性的艺术机构。在塑造学院的外展和品牌方面，扎伊德之前制作广告和策划活动方面的企业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扎伊德是马来著名诗人 Ismail Haji Omar 的儿子。家学渊源，对马

来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在马来艺术圈也有人脉，与马来社群的老一辈保持着密切关系。他通过数字平台、社交媒体，用现代营销策略和传统的交流方式吸引了年轻一代，成功地进入一些学校和社区组织，以青少年为对象，开展工作坊。

### 培养新一代演员

一提起年轻观众，哈飞兹眉飞色舞。这位敬业乐业的教育工作者与艺术家，考获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戏剧教育硕士学位和马来语言和文学教育学士学位（荣誉）。他的教学生涯始于2010年，在多所小学和中学教授马来语作为第一、第二和第三语言。“我自2006年开始参与本地马来话剧演出。到了2016年我有一个参加由纳迪导演的邦沙旺《拉丁马士》的机会，让我走进邦沙旺的世界。翌年我受邀参加了人民协制作邦沙旺《白塔骑士》，在吉隆坡、棉兰等地巡回演出。这次艺术节我们特别重视少儿工作坊和儿童邦沙旺的环节，也非常感激张志贤国务资政百忙中到社区来，给小朋友演员很大的鼓励。”学院领导的主张是做好每一个进入校园和民间巡演的的项目，普及邦沙旺。学院也努力走出国门，为文化外交尽一份力。



马来传统戏剧学院颁发奖学金现场

今年“邦沙旺艺术节”演出三场的儿童邦沙旺《夜莺》，移植自2005年笔者受丹麦安徒生国际戏剧节委约编导的黄梅戏剧本。阿斯汉说：“2023年，《夜莺》受邀在韩国浦项国际戏剧节展演，是我国马来传统戏剧首次远征。韩国儿童观众观后久久不散，要求合影。去年首演到菲律宾的宿务国际艺术节演出，同样获得儿童观众的欢迎。邦沙旺版本的《夜莺》忠于黄梅戏原著设置的几个喜剧色彩浓厚的角色，歌颂了夜莺关怀别人的率真个性。当然，以邦沙旺形式演出，风格上有所调整，彰显马来文化元素，让这部剧充满现代意味，进一步挖掘出作品的共情之处，即人类在生活中面临的选择与感受。邦沙旺版的《夜莺》由我们培训的儿童演员演出，让小朋友们吸取舞台经验。”

### 邦沙旺奖学金与专业讲座

寻求资金是所有新加坡艺术团队必做的功课。马来传统戏剧学院领导在开课、制作新剧目、筹划活动之余，需要不断通过寻求赠款，积极筹措资金。为了以后的发展，还需要有学术研究人才，新媒体专才和年轻表演者。在“邦沙旺艺术节”开幕前夕，马来传统戏剧学院颁发了共

价值13,800新元的奖学金给六位学生，颁奖典礼于今年2月5日在巴索拉街的学院排练厅举行。来自义安理工学院、共和理工学院、淡滨尼美廉初级学院、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的六位学生获得奖学金。马来文化界不少知名人士也参加了颁奖礼。

其中一位获奖者伊利亚（Ilya Qairyna Haminudin, 18岁）在颁奖礼上说：“我没有想到会被选中，因为我应该觉得有更多比我更合格的申请者。我很兴奋，因为我从小就对马来文化和伦理感兴趣。我也想鼓励我的同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好奇心。得到奖学金后，我计划做有关邻国邦沙旺文化的研究。我也希望鼓励更多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了解马来文化。”

此外，艺术节期间，学院也邀请了马来作家三苏丁（Samsudin Said）和笔者做了一场专题讲座。三苏丁的演讲详细介绍了邦沙旺的艺术特色，笔者的讲题是《邦沙旺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一方面回顾邦沙旺从印度、马来亚传来的历史脉络、今日复兴邦沙旺的努力，以及未来邦沙旺群体提升理论、创作现代题材戏剧的建议。观众对这些话题深感兴趣，提问与讨论热烈，给大家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

## 传奇五幕剧大戏的艺术探索

“邦沙旺艺术节”的压轴大戏《斯里维克拉玛维拉国王》，由学院顾问、资深马来戏剧前辈纳迪导演配搭45岁的青年编剧安华（Anwar Hadi Ramli），意在两代人碰撞出艺术火花。这部大制作，台前幕后参与者高达102人，后勤保障，考验学院能力。五幕剧以巨港国王与满者伯夷国王为政治上的需求联姻的情节开场。巨港国王桑萨普巴（King Sang Sapurba）把女儿嫁给满者伯夷未来的国王，接着地点转到新加坡拉皇宫，新加坡的开国国王（拉惹）桑·尼拉·乌他玛教育年幼的儿子斯里维克拉玛维拉，要他和同龄小朋友和睦相处，告诉他儿时朋友就是未来一起打江山的亲密战友，要互爱互敬。三个儿童演员表演自然生动，非常出彩。

邦沙旺的剧本结构，幕间有一段歌舞表演，成为“额外转换”（Extra Turn），这段表演与剧情无关，要求是娱乐性强，一方面展示演唱员技艺，另一方面就是给演员换服装、工作人员换景的时间。这段歌舞，节奏快，演唱员与舞蹈员互动，让观众暂时忘掉当年王国之间暗流汹涌的紧张与沉重。第三幕主要展现斯里维克拉玛维拉国王登基后，经历的第一件大事是击退暹罗王国的入侵，战斗场面以26岁的阿哈飞兹（Md Al-

Hafiz Hosni）编排的舞蹈呈现。暹罗军队看到远嫁元朝王子的公主带着元朝官船来访，由于惧怕元军，侵略者才撤退；第二件事是哈杨巫陆（Hayam Wuruk，据说是斯里维克拉玛维拉的远房表亲，在马来纪年中，他被称为Raden Inu Mertdi Wangsa）统治下的满者伯夷帝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次来势汹汹的袭击者是满者伯夷首相加查·马达领导的军队，战斗发生在加冷河口，持续了三天三夜。编导以不到三分钟的舞蹈呈现，很有看点。

马来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对其保护和推广不仅有助于维护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还能增强国际社会对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这一背景下，致力于保护邦沙旺，使其复兴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使命。阿斯汉说：“经验是宝贵财富。继续努力，一定会像马来谚语说的：hari ini lebih baik daripada hari esok（事事今天做，过好今天希望明天）。”

### 题图说明：

“三剑客”哈飞兹（左一）、扎伊德（左二）和阿斯汉（右一）演出前与拉哈尤·玛赞政务部长（右二）合影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 Opera Academy Drives Bangsawan to New Heigh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rries profound and longstanding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ntains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significant value. It possesses multiple value attributes, including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s well as open sharing and commercial economy. The inheritance of living intangible culture is challenging in a metropolis like Singapore whe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dvance rapidly, new media is booming, and lifestyles and content require continual adjustment. It is heartening to observe how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working tirelessly to promote Bangsawan, a highly popular Malay theatre genre for over a century, prior to the advent of cinema in Singapore.

Noor Azhar Mohamed, 49, the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Opera Academy (OA), founded in 2022,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revival of Bangsawan. He, along with Muhd Zaid Ismail, 49 and Muhd Hafiz Yusof, 36, are the “Three Musketeers” who collaborated to produce another successful Bangsawan Festival in Singapore. The concept of the Bangsawan Festival was conceived in 2019 when Azhar was leading 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 a young Bangsawan group he formed that same year. The highlight of this year’s Bangsawan Festival was the premiere of a new production “Sri Wikrama Wira” written by Anwar Hadi Bin Ramli, 45, and directed by Nadiputra, 79, at the Esplanade Theatre Studio, held on the last weekend of February in 2025. Each of the three musketeers has his own expertise.

As a co-founder of Opera Academy, Hafiz, the Director of Programmes and Operations, as well as the Festival Director, along with his team of curriculum planners, curated a holistic program that covers aspects of acting, singing, music, and dance in Bangsawan, successfully attracting new participants. OA established collaborations with cultural organisations such as Sheng Hong Arts Institute, schools, and community groups to expand the reach of the programs and promot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zhar’s advocacy of using modern approaches to make the art form more accessible to younger generations proved to be the right strategy. By utilising digital platforms,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arts institutions like the Sheng Hong Arts Institute and Stellar School of Dance, the festival has drawn numerous new audiences and partners.

Zaid brought with him a wealth of experience from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enabling him to establish stro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within the academy, ensuring that its daily operations were managed effectively. With his expertis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 implemented policies and frameworks that would achieve the organisation’s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long run. Alongside Azhar, they adopted modern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revive traditional art forms, ensuring that Bangsawan and Malay performances were accessible not only to older generations but also to younger audiences. Through effective social media campaign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innovative programming, the Opera Academy is positioned as a dynamic and forward-thinking arts institution. Soon, the management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like-minded veterans and youth out there who want to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revival of Bangsawan.

Convinced of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sing an event to raise the visibility of Bangsawan, Azhar gathered individuals who share a passion for helping to bring Bangsawan back to the community. After months of collective efforts, the second Singapore Bangsawan Festival was held with a wide range of inventive and interesting programmes from 9 February to 24 February 2025. The two-week arts festival included three performances of children Bangsawan’s “The Nightingale” by the young performers of Opera Academy, staged in the heartlands (Keat Hong Community Club on the 9 February and Pasir Ris Elias Community Centre on 16 February). During the festival, workshops for Bangsawan dance and music, prop making, storytelling and scriptwriting attracted many children and youth participants. The festival also hosted a conference on Bangsawan and the premiere of a large-scale new work “Sri Wikrama Wira” (Singapore’s second Raja), on 21 February 2025 at the Esplanade Theatre with four consecutive performances of the show on 22 and 23 February 2025. As a festival that encompasses strong educational components, the Singapore Bangsawan Festival has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Esplanade-Theatres on the Bay, National Arts Council, Lee Foundation, People’s Association, 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 and several other organisations. The scale of the festival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re unprecedented injecting new impetus in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Bangsawan, Malay Opera.

# 独树一帜的 新加坡篆刻艺术



文·陈咏峻  
图·啸涛篆刻书画会

从19世纪用以证明身份的实用性印章，到今天自成一格的美学类型，如今，新加坡篆刻艺术的发展趋向多元，新一代印人仍在方寸朱砂间寻出自我表达的可能性。

## 印

章最简单和通俗的定义，指的是一种刻有标识符（通常为名字或别名）的材料（常见为石材）。在东亚文化中，印章使用朱色印泥作为媒介钤盖于纸上，与其他文化传统中将印章钤盖于火漆或陶土上的做法有所不同。因刻于印章上的文字通常为篆文，故刻制印章的艺术普遍称为“篆刻”。

新加坡篆刻艺术起源于实用性的印章，用以证明身份。印章及书法相信是华侨当初南来时最早带入本地的中华美术之一，我们不时能够在新加坡早期的公文、碑文、匾牌、庙坛中瞥见其踪影。以此推理，在19世纪中旬，当新加坡华人社群达到一定规模后，必定有印匠在本地治印，成为新加坡篆刻史上的一批先驱印人。

## 先驱印人

现存最早钤盖于新加坡的印谱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叶季允（1859-1921，名懋斌，号永翁、惺噩生，《叻报》主编）所刊行的《师汉斋印存》，收录了其南渡后的约180方印章。从陈建坡（1949-2019）藏本的影印本中，不难看出叶季允的印风与清末杂家相符，在饶有浙派金石美学的基础上，还多了无拘无束的玩味性。其作品包括杂体、拟叶纹、双钩、朱白文、悬针篆等非“正统”印风，见证了当时南洋一代印章所流行的灵性布局。这则重要文献，很早就体现出新加坡的篆刻史不能够附加在中国篆刻大家的发展脉络上。

叶季允之后，尚有一辈因日军侵华而南渡的印



施香沱《耻与魑魅争光》



施香沱《三分痴气 一半糊涂》



曾纪策《气平心专》



李巡兴《年年有余》



陈晓薇《迈嫌袂歹》  
(福建话念Mai Hiam Buay Pai,  
即不嫌弃还不错)



卓志豪《旧新加坡图书馆》



曾纪策《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郑木彰《若一去不返 便一去不返》



陈建坡《不平之鸣》



胡财和《解离的真实》陶印



《新加坡印人作品集》(2002)

人，最后定居新加坡的有吴得先（1893-1962，1938年抵新）、施香沱（1906-1990，1938年抵新）、张丹农（1903-1975，约1940年抵新）、黄载灵（1895-1973，1939年抵新）、蔡寰青（1907-1970年，1939年后抵新）、陈景昭（1907-1972，1949年抵新）、范昌乾（1907-1987，1956年抵新）。这代印人或多或少受到中国现代艺术教学的影响，已将篆刻视为一门视觉艺术体系。他们对印章的传播、流派、美学有了一定的既定标准与概念，比起叶季允少了些玩味性质，但提升了新加坡篆刻的

整体水平。其中，吴得先钟情于简洁的秦汉印风，陈景昭从其师黄宾虹（1865-1955）继承美专中流行的吴昌硕（1844-1927）印风，而张丹农从当时流行的多种印风中汲取养分，均为此代印人较为突出者。

另外，又因数位如林千石（1918-1990）、陶寿伯（1902-1997）、冯康侯（1901-1983）等诸君短暂逗留新加坡，或与本地印人的交流，

也为本地的篆刻界提供了不少养分。与此同时，篆刻展览及流通的方式——如印谱、印屏的印刷及相关社团（南洋中华金石书画社成立于1948年，理事有印人黄载灵、蔡寰青、施香沱）——也在新加坡逐渐成形，愈加成熟。这也体现了篆刻艺术已经有了实用订制以外的受众及市场需求。

## 施香沱及其弟子

若谓对后世发展最具贡献者，当属执教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今南洋艺术学院）的施香沱。施香沱（字宏泽）出生漳州世家，其父施拱南（1880-1946）亦为书画篆刻家，家藏颇具规模的书籍资料。施香沱后于1975年为先严刊印了《荔香楼印集》。

施香沱的印风不容一语盖之，结合了不同流派的特点，古至金文、泉文、古玺，今至吴昌硕、赵之谦（1829-1884）、齐白石（1864-1957）等大家的摹印，多用切刀，印风无不突显浓厚的金石味。整体而言，其篆刻作品与当代中国美专所流行的印风一致，即以浙派为本的文人篆刻。从印谱中，可见施香沱稳扎的功底。他的印风或许有点形式化，却不影响他在南洋美专执教时，向下一代印人传授了深厚的基础。他也不以自身的印风左右学生的发展方向。

施香沱的学生庄声涛、胡康乐等于1967年创办墨澜社，陈建坡（1949-2019）、曾纪策等于1971年创办啸涛篆刻书画会，黄明宗于1987年创办兰亭画会，为新加坡篆刻界的三个核心点，可见其对后世的贡献非同小可。

如前所述，后辈的印人很多都是在1960-70年代通过南洋美专课程体系接触篆刻，或师生相授，或间接接触。南洋美专当时尚未正式成立篆刻专科班，都由学生凭着自己的兴趣自行向教师请教，也因此于此辈起，画会等民间组织对篆刻的发展与交流愈加重要。

篆刻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体系，基本于1980年完全成熟。印人们刀下的作品不仅有实用性印章，也有了更多的艺术作品，在形式上印人们也开始探讨清末民初流派印风传承之外的可

能性。也是在这个时期，新加坡篆刻独特性及本土性开始显现。

此辈印人较之前期印人活跃许多。其中有林惠瀛（1921-1984）、陈世集（1928-2011）、林木化（1936-2008）、廖宝强（1935-2023）、吕永华。之后，除了以上所列出的施香沱的五位学生外，也有陈岳钦、陈振文，再后来如何梅田、张有铄、胡财和、李巡兴等印人。

1970年代也是印刷篆刻集的成熟时期，从廖宝强于1963年刊行的《廖宝强印集》开始至今，几乎每位印人都刊行了自己的印谱或参与了画会的刊物，大幅度地加强了新加坡艺术界对篆刻艺术的接触及认识。

## 新加坡篆刻的创新面貌

本地第一部以概括新加坡篆刻界发展脉络的印谱，为1976年配合同名展览而出版的《新加坡篆刻》，收录了10位印人的作品。这是一本奠基性的刊物，为本地篆刻研究开了先河，也说明当时已有新加坡篆刻体系存在的概念。啸涛篆刻书画会与四宝斋画廊后于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联合举办与刊行了四册《新加坡印人作品展/集》，进一步为新加坡篆刻研究奠定了基础。这几本合集，皆由印人自行组织，通过自己的实践提出对新加坡篆刻体系这一课题的想法。关于本地篆刻的学术论著，至今仍不多见。

时至今日，篆刻仍有时代意义。新一代印人虽文化背景与美学观念与前辈迥异，却仍在方寸朱砂间寻出自我表达的可能性。印人现所拓展的新方向包括以陶印代石、抽象表达的技巧，以及嵌入本地俚语、简体字、新加坡的城市风貌的创作。如今，篆刻虽已失去其实用意义，仅以美学的形式存在。这些现代的作品，无疑正在为本地篆刻艺术开创全新的道路。

### 注释：

- [1] 姚梦桐，《流动迁移，在地经历：新加坡视觉艺术现象（1886-1945）》（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7）。
- [2] 可参考印人所刊行的印谱：吴得先，《守琴轩篆刻集》（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2001）；施香沱，《香沱印存》

# Uniqueness of Seal Carving in Singapore

(新加坡：施一般，1997)；张丹农，《张丹农教授金石书画个展目录》(新加坡：私人出版，1949)；蔡寰青，《诗书画印丛编》(新加坡：时中出版社，1964)；陈景昭，《陈景昭金石书画集》(新加坡：中华书画研究会，1976)；范昌乾，《范昌乾：沧海遗珠》(新加坡：集善社，2019)。

- [3] 〈南洋金石书画社举行成立典礼〉，《南洋商报》，1948年2月3日。
- [4] 廖宝强，《廖宝强篆刻集》(新加坡：胜利书局，1963)。
- [5] 《新加坡篆刻》(新加坡：新加坡篆刻展委员会，1976)。
- [6] 《新加坡印人作品集》(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四宝斋，2001)；《新加坡印人作品集：第二集》(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四宝斋，2004)；《新加坡印人作品集：第三集》(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四宝斋，2006)；《新加坡印人作品集：第四集》(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四宝斋，2008)。
- [7] 《嘿！篆刻还可这样玩：啸涛印人展》(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2023)。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啸涛篆刻书画会理事)**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欲阅读更多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彩内容，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浏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A seal (in the simplest and most general terms) is a piece of material, often stone, on which an identifier, often a name or pseudonym, is engraved. Unlike seals from other cultures that are imprinted onto sealing wax or clay, an East Asian seal is imprinted on paper with a specialised vermilion paste.

Seals that were used to verify one's identity were possibly the earliest form of Chinese art to arrive in Southeast Asia. Their impressions can be seen in early documents, inscriptions, plaques, and temple artefacts. By the mid-19th century, there would likely have been local carvers who worked on seals within the Singaporean Chinese community, making them pioneers of the practice in Singapore.

The earliest-known seal album printed in Singapore is the Shihanzhai Seal Album, compiled in 1898 by Yeh Chih Yun (1859-1921, editor of Lat Pau), which contained around 180 imprints of seals completed after he had migrated to the south. Yeh's seal carvings reflected the styles popular in Nanyang at that time which are deemed "heterodox" stylisations. These seal imprints are important early evidence that the history of seal carving in Singapore cannot simply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art form's development in China.

Follow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a wave of Chinese seal carvers migrated to Singapore. This generation of seal carvers was influenced to some extent by the modern Chinese art curriculum, which began to regard seal carving as a visual art system. The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overall awareness and proficiency of seal carving in Singapore. During this tim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hibi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eal engravings had also taken shape in Singapore, with the printing of seal engraving catalogues, seal imprint panels, and the presence of organisations like the Nanyang Epigraph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ociety. The market for the art of seal carving in Singapore had thus outgrown the mainly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past.

The subsequent generation of seal carvers had mostly encountered the practice through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NAFA) during the 1960s to 1970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t that time, NAFA did not formally establish a specialised seal carving programme. Instead, students pursued their interest in seal carving and sought guidance from their teachers on their own. As a result, more informal organisations such as art societi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of seal carving during this period. Seal carving was a mature art form by the 1980s. Practitioners were not just producing seals with practical uses, but also creating more artistic works.

Today, seal carving remains relevant to a new generation of practitioners in Singapore, who, with their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of aesthetic inspiration still find within the square inch of red pigment a powerful opportunity for self-expression. Their works forge a way ahead for a truly Singaporean practice of the ancient art form, and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he cultural practice long after the obsolescence of seals as verifiers of identity.

## 一/起

文·王妍柔

你一直都是这么回家的。

巴士到站了，你上去找到了靠后靠窗的位子坐下。你从书包里掏出无线耳机，开始听音乐，看着窗外。

你从自己喜爱的歌单上的第一首歌开始播，那是一首美国饶舌歌手的歌。你听着背景不断发出的电子音效以及歌手振振有词地唱。你听不懂，但是你是能欣赏的。至少，你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歌单接下来的几首都是同一张专辑的。他要你听完整个专辑，否则也不会接触到这种音乐。你当作拓展自己的音乐品味，听完后还认真挑选了自己喜欢的三四首，和他进行了音乐上的探讨。

你依旧看着窗外。巴士经过一家麦当劳，你和他在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经常都会去的那家。附近有间小学，平时里面都吵吵闹闹的，你们像两个大孩子，吃着汉堡，看着对方傻笑。他的身影在你脑海里似乎没离开过。

对啊，他没离开过。他就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一人一边戴着耳机听他喜欢的音乐。你常常靠在他的肩膀上睡觉，或看着他刷视频，回信息，玩游戏。虽然不讲话，却也甘愿就这样一起度过。到后来你都没有发现，你眼里的风景只剩下他了。

耳机突然没电了。你最近是不是恍惚得连你离不开的耳机都忘了充电？拿下耳机，周围变得特别吵闹，没有了音乐的你感到一些局促。脑子里杂乱的思绪不断地往各处飞奔，撞墙，打结——无处安放，没有归所。

但是，你一直都是这么回家的。你一个人搭车，听歌，看窗外风景，一个人下车。他从来没有为你停留过。

你闭上眼睛，把思绪集中在呼吸这件事。几次深呼吸后，慢慢睁开眼睛。这时，窗外的风景吸引了你的视线。有一棵厚实却苍老的大树，茂盛的树叶随着风在空中飞舞。蜂蜜色的枯叶乱中有序地掉落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忘优雅地在世界上留下最后一道风景线。你慌忙拿出手机想拍下这一幕，一瞬间枯叶已经掉了满地。

一瞬间。

真正的美丽都是短暂的。你不禁红了眼眶。眼前的景色触动内心深处，一些早已遗忘的自己，蓦然想到那句不知从何时起就依附在你心里的歌词：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吧，因为没有什么是永远的。

### 林高评语：

王妍柔选择用第二人称说故事，把小说中的你摆到一个被观照的位置：回忆，思念，也反思。也可能，你是我的分身——我把“我”推开到一个适当的距离之外，你就是我，目的是要更好地看“你”的所思所为。故事中的你和他曾黏在一起，相亲相爱。现在分开，而你显然尚未能自拔于思念的痛苦，却无怨怼。最后引一句歌词作结，故作潇洒，同时给小说留下意犹未尽的想象空间。

# 到黑夜里

文·王吟可

到黑夜里寻找我  
我就在那熠熠的黑夜里

在黑夜里，每一滴泪  
是无垠的海  
每一段沉默  
有燃烧的声音  
(到黑夜里)

我是一颗垂死的  
恒星，一朵颤抖的火，向内  
坍塌，我的死亡将是一座星云  
(到光亮的死寂里)

当黑夜褪去，我只  
是远方的尘土  
是我的一具  
影子而已

## 林高评语：

起句用矛盾语，铿锵有力。括号中的句子，作用像是“注解”，含量却超乎“说明”。语言充满对峙的张力，而且感情十分饱满：每一滴泪化作大海，沉默的燃烧发出声响。因而“我”显得从容自信。又比如：“我的死亡将是一座星云”。读之深受触动，只觉得“我”的力量遭受到外在与内在的交相催迫却无所顾忌。当黑夜褪去，“我”又回复到平凡和平常，更叫人击节三叹。最后一个括号句呼应题目和全篇的陈述，甚好。“我”是敢于直面面对“黑夜”的挑战的。“黑夜”是个象征意象，它指涉的“实体”是什么呢？

# 毯子

文·李欣颐

你无限的耐心  
像无边缘的毯子  
和暖地  
包容我所有的小情绪

激发我试探  
这毯子到底有多深广  
竟然从不和我反抗

摸不着的梦境  
使我如此烦恼无助  
毅然从不肯和我争论

因此学会互相包容  
我想确保  
自己值得这一份情

## 林高评语：

你是谁呢？李欣颐把你对我的关爱比喻作毯子，甚妙。细察，进而反思，叙事很冷静。用语也拿捏得好，比如“小情绪”就用得准确。“毅然”与“竟然”对应，说明我的进一步观察和了解。难得是，我亦反躬自省，因此学会包容。最后一句是给自己提一个警戒——我想确保/自己值得这一份情——这一句无疑升华了这首诗的情感厚度。语言细致，重理性而不干瘪。

# 啤酒

文·郑琬霖

杯子里的液体  
琥珀色，凉凉的  
气泡在杯子里舞动  
回味无穷

微醺的感觉涌上  
放大了思绪  
飘飘然迷失其中

不自觉留恋  
麦的香气在唇齿  
梦醒后  
不得不低头

## 林高评语：

啤酒颇能引人入胜：视觉和味觉都有。“琥珀色，凉凉的”一句很简洁，效果就出来了。第二节写要醉不醉，“飘飘然迷失其中”的样子；“放大了思绪”是佳句。喝酒是为了逃避现实的烦恼吧，最后一节点出主题：“梦醒后/不得不低头”。酒是不能解决事情的。

# 长大

文·郭晓斌

蝉鸣 溪水 光影  
翅膀扇动盛夏的风  
绿荫庇护稚嫩的脸

把成长的重量抛给老树  
俯看蚂蚁搬家  
嬉笑间 一个午后  
一段童年

听着蝉鸣  
沿着溪水  
追逐斑驳的光影  
却失足跌进时间的陷阱

所有烦恼应有尽有  
——文件 电脑 便签 苦涩  
面包 咖啡 乏味  
唯独不见  
蝉鸣 溪水 光影

## 林高评语：

长大损失了什么？

回头去看，“蝉鸣/溪水/光影/翅膀/绿荫”涵盖了童年的快乐时光。“光影”一语选得好，它暗示时间的转移和色彩的变化。“翅膀”指代飞行的虫鸟，有它们为伴，夏天无忧无虑。“把成长的重量抛给老树”是佳句，“抛”一字颇形象的写出童年的特点——就是玩嘛，那个“重量”算什么！“却失足跌进时间的陷阱！”是转折。蝉鸣溪水……远去，随之而来的是烦恼——一堆文件待处理，心里感到苦涩；面包咖啡也失去滋味。结尾呼应开头。童年的快乐失去了。

# 山脚下的回忆

文·黄亮霓

槟威大桥对岸  
山脚下的铁皮屋  
芒果老树急急开的花  
傍晚袅袅炊烟  
村里的黄狗橘猫

古铜色的门把  
承载着五代人的重量  
摩登是曾孙抢着看的LG电视  
复古是岁月染上深红色的藤制摇椅  
文明是大理石圆桌上的光华日报  
信仰是大理石圆桌下安的一尊大伯公

一人配一物，把铁皮屋的回忆收走了  
铲土机，把五代人的回忆摧灭了  
而她只能祈祷  
脑海中铁皮屋的面貌  
不会随尘埃而散

## 林高评语：

很有画面感。第一节指明这是“槟威大桥对岸/山脚下的铁皮屋”。“铁皮屋”是叙述者的情感中心。芒果树、炊烟、黄狗橘猫，这些景物生动地勾勒一幅村间静谧的景色。“芒果老树急急开的花”是佳句。“急急”是句眼，芒果树瞬间就开满树，多好呀。诗中的画面带动情感记忆。也摆明“五代人”的变迁：黄亮霓用排比、对弈的形式呈现，张力大。时间很厉害，它把各种“变迁中的东西”都摆在一起，它看起来是和谐的，却也是矛盾的。现实与传统，永远在矛盾中前进。时间如此无情，她只期盼，铁皮屋的形貌不会随尘埃而散；语调是克制而低沉的。



# 初遇

文·王崇宇

黑洞又暖又安全  
像棉被  
黑洞好深好陌生  
像灵魂  
黑洞超强，超有力  
像龙卷风

吞没了我  
我也让自己  
坠入你的黑洞

## 林高评语：

初遇便陷入相思吧。相思的苦以黑洞为喻，颇新鲜。“我也让自己/坠入你的黑洞”，自甘陷入，无可自拔，既是苦，感觉却也是甜的。心理的刻画甚好。“黑洞”在正常的情况下，避之唯恐不及，对我，它是我的灵魂之所托。

# 这颗心 献给狮城六十年

作者·石家祥

## 立

诞生的时候  
那么弱  
    那么轻  
    那么小  
许多只眼  
    斜着  
    白眼看我  
你的眼泪  
是我的唯一  
哽咽而下的珍惜 化为水  
    是唯一的浸润  
潜然而下的惋惜 织成网  
    是唯一的呵护  
如瀑而下的痛惜 流成河  
    是唯一的撑托  
一百八十六万颗  
如心的橘子覆盖我  
被挤压为渣  
还是一百八十六万颗  
不畏挤压的榴莲

摆满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你们在时间的丰碑里证明  
其实是钢铁般的硬核  
一百八十六万颗

## 护

当年八万五千精兵守不过  
被割坏的每一寸皮肤  
被刺痛的每一根神经  
被烧伤的每一块疤痕  
怎会忘记！  
感谢启明的一千颗种子  
你们是星火  
点就了今天的百万雄狮  
守卫我 和我身上的  
每一位生命  
    每一寸疆土  
    每一分危机

麦唐纳大厦的爆破炸碎了和平的梦

巴冷刀和棍棒砸碎了美丽的橱窗  
幸而我们还有马来甘榜收藏了华族小孩  
以及一群华族小贩用血肉之躯庇护了马来同胞  
怎能忘记！

六个月的沙斯  
三十六个月的新冠  
是苦痛锚在六十年的旅程里  
怎能忘记！

加冷河的污浊  
河水山的棚户  
裕廊湖的沼泽  
怎能忘记！

感谢你们播撒和谐的种子  
让邻里开满谐和的花  
感谢你们战胜一切的恶疾  
让安宁充盈我的角落  
感谢你们清理每一条河  
予我舒畅的脉搏  
感谢你们栽下树木百万棵  
替我荫蔽了赤道的炎热  
感谢你们铺种如茵绿草  
舍我清新与翻飞的蝶蛾

## 长\*

左心房的机场  
右心房的岛  
东西南北的铁轨  
南北东西的高速道

律动的节奏 是我的大动脉在跳

珍珠坊 珍珠坊 珍珠坊  
百万人的欢呼  
朝着耸立在我身上的第一座购物中心  
乌节路 新达城 滨海湾  
鳞次栉比的商圈 目不暇接的喧闹

美巴堤新鲜的组屋  
大牌十二，大牌十三，大牌十四号  
二十层，三十层，五十层，步步高  
三座，三十万座，一百十三万座  
线型 T型 方型 圆型  
五色缤纷的家园 是星辰洒落的闪耀

马六甲海峡的货轮  
巴西班让的港  
新加坡河的游船  
红灯码头的岸

闯荡世界的坡人  
樟宜就是乡关  
穿梭时空的忙碌  
繁华的故事分分秒秒在搬演

## 小红点

六十年一瞬间  
小红点我的身躯 已充填六百万颗  
闪烁如流萤  
坚硬如钻石  
分开是心一颗

合起是一颗心

六十年一瞬间  
小红点我的臣民 勇闯天涯  
遍布五湖四海  
光逸大江大河  
散开是星缀夜空  
欢聚是月耀苍穹

六十年一瞬间  
小红点我的疆土 迎来送往华服流彩  
安宁如裕廊湖水  
活力如午夜的克拉码头  
远看是金星一点  
走进是宏城一座

六十年一瞬间  
或许两个六十年  
小红点我不停成长 长岛和西海岸  
笑傲大洋万里  
惊涛时我双翼击浪  
娴静时我如海深邃

## 如果

如果你是飞临的一朵白云  
会不会想歇落在我绿色覆盖的霓裳  
听鸽子八哥的脆鸣

或者你是一只蜻蜓  
会不会想点立在南部山脊的花蕊  
还是榜鹅水道的青荇  
如果你是一颗流星

想必会划亮我的上方  
唯我通体闪着接引你的光

如果你是一抔朝霞  
撒向天际之时  
定不会忘了晕染我以金黄

## 望

回溯六百年  
龙牙门的先祖  
是降落的盘古  
劈开根藤交错的荒原  
代代修剪  
成就我

前望六百年  
如果生出翅膀  
我愿是那鲲鹏  
扶摇 直上九万里  
俯览人间万象  
一跃地平线上的彩虹  
远望星海浩瀚

或许我自铸华犁  
聘鸾鸟为驾  
邀清风为伴  
巡翔蓝天

\* 请用rap节奏读这节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5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人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1200字左右（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投稿：即日起至2025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杯及奖金S\$2000元。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 征稿启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 投稿方式 —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的中英文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费和邮寄杂志。

### — 稿件录用 —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  
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联络人：谭瑞荣 电话：6354 4078 电邮：ruihong@sfcca.sg

# 宗乡总会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5 – 10.07.2025

###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s://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